

摘要

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将贸易政策作为政治市场的“内生性”政策选择来研究，从政策决策的角度去研究贸易政策及其扭曲的原因，使得对贸易政策的解释更具全面性和现实性。

本文主要运用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做出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分析 WTO 对中国贸易政策的影响。中国贸易政策的决策带有“国家战略主义”的特征，国家和政府的战略目标和权威具有最重要的影响。在各种利益影响集团中，政府行政部门也占有重要的影响。但是这种决策机制在贸易自由化的改革中受到挑战。加入 WTO 一方面使我国在贸易政策决策中受到这种外部制度的约束，另一方面可以在多边机制下参与对贸易规则的制定。

本文分为六章。第一章首先阐述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并扩展到多边的 WTO 框架下，说明了 WTO 体制和规则的政治经济学。第二章说明了中国贸易政策决策机制的特征和入世的意义。第三章分析了中国贸易政策决策的政府目标和权威导向，这主要体现在贸易发展规划、贸易控制、贸易发展战略、产业政策、国家经济安全等方面。第四章分析了中国贸易政策决策的利益集团的影响，主要包括中央行政部门、地方政府、国内各类企业或公司、在华投资的外商企业、消费者等。第五章就 WTO 的多边机制及对我国的意义做一些分析。包括贸易谈判机制、争端解决机制、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保障措施。第六章为结论。

关键词：贸易政策 贸易政治经济学 入世

分类号：F 752

Abstract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theory offers a plausible and decent answer to the trade protectionism in re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trade policy. Trade policy is endogenous policy of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rather than exogenous policy.

The paper will analyze the trade policies in China and the impact of China's accession to WTO on the basis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Due to the politically institutional features of market-preserved authoritarianism and state activism, government preference and national interests are the most essenti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cision-making of trade policy in China. Among the interest groups bureaucracy appears to be dominated. But the mechanism is challenged by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China's accession to WTO. The decision-making of trade policy is restricted by WTO system, however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can participate in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trade rules.

The paper is arranged for six chapters. In chapter 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theory will be illustrated, so a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TO. In chapter 2 th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trade policy and the meaning of China's accession to WTO will be explained. Chapter 3 describes the role of governmental preference and national interests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trade policy, including guided planning of trade, trade flow control, trade development strategy, industrial policy and national economic security etc. Chapter 4 describes the role of interest groups, including central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local governments, domestic enterprises,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and consumers etc. Chapters 5 describes the WTO mechanism and China's participation, including trade negotiation, trade policy consideration, issues settling and safeguard policies. Chapter 6 is conclusion.

Key word: Trade Policy,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Theory, WTO

Classification: F 752

引言

传统的贸易理论将贸易政策作为一种外生的变量来研究，认为贸易政策应该是追求福利最大化的工具，因此崇尚自由贸易。但是，现实中各种低效率的贸易干预与扭曲处处存在。虽然战略贸易理论从某些方面对此起来做出了解释，但仍旧存在着一定漏洞。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将公共选择的分析范式引入了传统的贸易理论，从政策决策的角度去研究贸易政策及其扭曲的原因。它将贸易政策作为政治市场的“内生性”政策选择来研究，使得对贸易政策的解释更具全面性和现实性。

因此，本文就将运用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做出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分析 WTO 对中国贸易政策的影响。在中国这样一个“集权主义和国家主义”特征的国家，贸易政策的决策显然带有“国家战略主义”的特征，国家和政府的战略目标和权威具有最重要的影响。在各种利益影响集团中，政府行政部门也占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决策机制在贸易自由化的改革中受到挑战。加入 WTO 可以说是中国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贸易政策及体制也逐渐向市场化、自由化的方向改革，中国政府为此也做出了很多努力。加入 WTO 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改革，而且对此产生了硬性的外部约束。也就是说在贸易政策的“内生化”决定过程中，政府被绑在了 WTO 这根桅杆上，受到了“外部性”的制度约束。这种制度约束有助于我们做出更优的政策选择，防止低效率的贸易政策。不过 WTO 本身也是各国民间合作博弈的结果，是一种政治的产物。加入 WTO 一方面受到这种外部制度的约束，另一方面可以在多边机制下参与对贸易规则的制定，保障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应有的地位和权益。因此，加入 WTO 将对我国的贸易政策产生深远的影响，对此进行研究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本文的第一部分首先将阐述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并扩展到多边的 WTO 框架下，说明了 WTO 体制和规则的政治经济学，为后面的分析打下理论基础。第二部分说明了中国贸易政策决策机制的特征和入世的意义，提出了下文分析的框架。第三部分分析了中国贸易政策的政府目标和权威导向，这主要体现在贸易发展规划、贸易控制、贸易发展战略、产业政策、国家经济安全等方面，加入 WTO 使得我们运用干预性贸易政策手段受到限制，但这体现了一种更优的政策选择取向。第四部分分析了中国贸易政策的利益集团的影响，主要包括中央行政部门、地方政府、国内各类企业或公司、在华投资的外商企业、消费者等。说明了入世对各个利益集团的影响和政策调整。第五部分就 WTO 的多边机制及对我国的意义做一些分析。包括贸易谈判机制、争端解决机制、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保障措施。第六章为结论。

第一章 贸易政策和 WTO 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贸易政策理论经历了从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到新贸易理论和战略贸易理论，再到多边（GATT/WTO）框架的发展。为了更好的解释现实中贸易政策的决策和发展，经济学家将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引入了对贸易政策的分析，因为贸易政策不仅是经济的产物，而且更是政治的产物，是政治市场上政府决策的产物。以下将就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框架做一解释，并且扩展到 WTO 框架下，解释 WTO 机制的意义和作用。

1.1 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产生

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能够最大限度的增加世界福利，自由贸易政策应该是最优的政策选择。但是在现实中，贸易保护主义一直盛行。对此，新贸易理论和战略贸易政策理论做出了解释，其核心是“利润转移理论”和“外部经济理论”。“利润转移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存在超额垄断利润，政府单边的贸易支持措施可以使本国企业获得这块超额利润，只要它超过政府付出的成本，就可以增加本国福利。“外部经济理论”认为如果存在市场的不完全以及外部效应等市场失灵的情况，适度的政府贸易干预政策可以纠正这些由于市场失灵造成的扭曲，增加本国的福利。这些理论似乎为政府的贸易干预和保护措施提供合理的辩护。

但是从现实来看，这些贸易干预和保护政策是否真的能够提高本国福利呢？这一点遭到了许多置疑。从“利润转移理论”来说，政府对于支持政策的效应和成本很难测算，这当中需要很多的微观信息，即使非常精明的政府也难以保证政策的成功。至于“外部经济理论”，市场扭曲也是很难被度量的，而且贸易干预和保护政策往往并不是纠正市场扭曲的最佳政策选择，反而造成了其他生产和消费的扭曲，相比之下一些直接的生产或消费补贴措施将更加有效。因此，将贸易政策仅仅作为提高一国福利的手段来解释，是存在缺陷的。经济学家试图从新的角度来解释贸易政策的产生和变化。

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由此产生。它将贸易政策作为政治市场上的一种政府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从国家目标和社会利益分配的角度来解释贸易政策产生和变化的政治过程，贸易政策是“内生”的。在贸易政策决定的政治市场上，各个参与者包括政府、选民或公众以及利益集团，他们将根据既定目标或既得利益产生对贸易政策的需求和供给，贸易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将直接影响他们的目标和利益，进而影响他们的行为，而关税、非关税壁垒和补贴等政策手段作为贸易政策的“价格”在政治市场的供给和需求达到平衡时得到决定。因此，贸易政策的决定受到一国政治和经济体制各方面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比之前的纯贸易理论更好的解释了现实的贸易政策的存在和变化。

1.2 贸易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

按照贸易的政治经济学逻辑，贸易政策的制定首先要考虑谁是受益者或受损者，因此通过相对价格变动产生的贸易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就成为理论分析的起点。在新古典贸易理论中主要包括三个分析收入分配的模型，即 H-O-S 模型（要素禀赋模型）、Jones-Neary 模型（特殊要素模型）和 Haberler-Brecher 模型。

H-O-S 模型假设长期内所有的生产要素在部门间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对贸易政策（如征收关税）的反应将以不同生产要素的立场划分。按照要素禀赋展开的自由贸易将导致丰裕生产要素的实际收入提高，而稀缺生产要素的实际收入将下降。如果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将阻止本国稀缺生产要素实际收入的下降，这就是 S-S 定理。因此，本国稀缺要素阶层将支持贸易保护政策，而丰裕要素阶层将反对。

J-N 模型假设在短期内资本作为不同部门的专门生产要素在国内不流动（或有流动粘性），而劳动力作为共同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自由流动，它们对贸易政策的反应将以不同生产部门的立场划分。自由贸易将提高出口部门的专业化要素的实际收入，而降低进口竞争部门专业化要素的实际收入，对于流动性要素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贸易保护措施将产生反向的影响。因此，进口竞争部门将支持贸易保护措施，而出口部门将反对。

H-B 模型仍维持 J-N 模型的基本假设，但添加一个新的前提条件，即允许外国劳动力可以流入且只支付低于国内劳动力的工资率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贸易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与 J-N 模型没有什么差别，但对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Bhagwati, 1982)。

多数贸易政治经济学的模型均建立在前两个收入分配模型的基础上，它们的主要差别表现在如何看待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对资本利润水平的影响和不同生产要素在贸易政策上的立场。在实证中，经验数据和材料似乎更支持特殊要素模型，即影响贸易政策决策的利益集团并不是以生产要素组成的，而是多以部门为单位构成的，特别是在短期进口冲击强烈的情况下，要求贸易保护的游说活动很明显的是以部门的形式集中体现出来的 (Magee, 1980)。

1.3 贸易政治经济学理论模型

在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贸易政策是政治市场上政府公共决策的产物，因此政府的目标函数将直接影响贸易政策的决策。按照贸易的政治经济模型对政府角色和行为的假设可以将其划分为“仁慈的政府”、“自利的政府”和“民主的政府”三种模式。

“仁慈的政府”方法又称为“社会利益方法”，将政府视为谋求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明智的专制者，有其自身独立的价值标准和目标函数，追求公共利益，不

受个别利益集团的左右。政府无私地追求社会和公共利益，将实现公平、收入均等化，减少贫困视为目标，而贸易政策正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之一。例如，当进口冲击导致某个行业的要素收入绝对下降时，政府可以采取保护性贸易政策抵消相对价格变化带来的收入分配效应。

“自利的政府”方法又称为“个人利益方法”，将政府视为一个特殊的利益团体，其成员（官员和政治家）与一般经济人一样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比如寻求政治统治的稳定、选举概率的最大化或者个人在政治“收入”上的最大化。面对贸易政策需求者的利益诱惑、压力或游说，政府成为贸易政策的供给者。贸易政策作为一种政治市场上的商品，其均衡价格是由政治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从政治需求看，特殊利益集团是分析的主体，大利益集团由于面对信息、成本和“搭便车”问题处于劣势，寻租动机建立在个人成本和收益的理性分析基础上；从政治供给看，政府成员在政治上的个人动机是分析的出发点，他们效用函数中的主要参数是“对于官方规定职务上为之服务的人群中所享有的声望、权力和影响”（弗雷，1984）。

“民主的政府”方法是指政治家出于私利仍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由于同时受到民主制度、规则和程序的约束，还必须“自觉地”从整个社会的福利出发最大程度反映普通选民和消费者的意愿，所以又称为“混合方法”。政府的目标函数必须兼顾反映“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

这些理论解释了贸易政策产生的原因：可能是“仁慈”的政府为实现社会福利将贸易政策作为收入分配的次优手段，也可能是“自利”的政府为了寻求政治支持或竞选成功向少数利益集团出售的政治商品，也可能是在“民主”的政府目标函数下的兼而有之。

在这些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实证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理论假说的可靠性。包括对一国的跨部门截面研究，跨国或跨地区的研究，一国的时间序列研究，特定行业或政策分析。实证研究主要从截面和时间序列的计量经济学分析，来考察获得的贸易保护程度和其政治经济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决策者的目标和理念、政治寻租行为、宏观经济和政治周期、行业特征、国内外制度约束等因素都对贸易保护的水平、结构及其变化有显著影响。但是多数研究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对象，对发展中国家和集权制或民主集中制下转型国家的研究较少。

1.4 贸易政策的选择

实证的贸易政治经济学理论解释了贸易政策产生的原因，但是没有就贸易政策和其他替代政策做出好坏的价值判断和福利分析。政府制定的贸易政策是否是最优的呢？在这方面，Bhagwati 的“一般扭曲”理论做出了总结。他认为，在现

实体经济中存在四种“扭曲”：贸易扭曲、生产扭曲、消费扭曲和要素市场扭曲。造成这些扭曲的原因有：（1）内生性扭曲，即市场不完全造成的扭曲；（2）由政府不恰当地干预政策造成的扭曲；（3）政府为达到其他目标而采取的政策所带来的扭曲。对于每一类扭曲，采取直接针对性的措施才是最优的，次优的政策在纠正扭曲的同时会造成其他新的扭曲，其福利效果是次佳的。例如，存在贸易扭曲时，关税政策是最优的，但是存在生产或消费扭曲时，贸易政策就是次优的，直接的生产或消费补贴是最优的，当存在要素市场扭曲时，贸易政策就排在第三位了。因此，政府为了实现某些非经济效率目标，例如保障就业，而有意制造扭曲时，应该采取最直接的方式干预，选择次优的政策会导致福利的下降。这为政府的政策选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但是，在现实中政府往往放弃了直接的最优措施，而采取次优的政策。例如，政府倾向于利用配额等数量限制代替关税壁垒，因为数量限制对进口的控制更加简单和直接，也易于调整，只需将进口额限制在需要的保护水平之下即可，而如何建立合理和有效的关税保护率需要政府付出极大的信息成本和调整成本，相比之下政府采取数量限制的政策成本较低。又例如，政府往往采用贸易政策作为收入分配的手段，而不采取直接的收入补贴方式，因为贸易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相当隐蔽，不容易遭到反对，而且政策成本较低，直接收入分配政策需要确定补贴的对象和数额是十分困难，相比之下，贸易政策对关税或配额等的确定和调整要简单的多。因此，政府在政策的选择上存在着矛盾，往往最终选择的不是最优的措施。

1.5 WTO 的政治经济学

传统的贸易理论大都集中于单边主义贸易政策的分析，这在多边贸易体制（GATT/WTO）成为主导的情况下解释现实贸易世界是存在缺陷的，因此有必要将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扩展到多边贸易体制。

WTO 体制与规则框架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WTO 既是一种行为准则或管理纪律，又是一个谈判机构或交换市场。它既推动成员方达成协议，又监督协议的付诸实施。WTO 的核心框架是“WTO 协议”，它包括货物贸易（GATT1994）、服务贸易（GATS）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TRIPs）协议，规定了贸易自由化的基本原则及被允许的例外和保障措施，强化了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则和程序，要求成员方报告并通知其他成员方其贸易政策、法律和采取的措施，并由 WTO 秘书处定期对其进行审议。协议反映了 WTO 的三个最基本功能，也是 WTO 的三大机制，即：通过谈判达成贸易协议；处理贸易争端；监督各国贸易政策。

WTO 的框架结构和具体协议凝聚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原则，即：非歧视（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互惠、市场准入、公平竞争、例外和保障、透明度和通

知原则。其中非歧视被认为是最基本的原则，互惠是贸易谈判中采用的一种工具或手段，这两者体现在 WTO 的货物和服务贸易协议中。市场准入（但存在例外和保障）和公平竞争是通过执行非歧视原则和互惠行为准则所追求的目标，透明度和通知原则是确保信息分享和协议目标是否实现的前提保证，它们分别体现在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和政策审议机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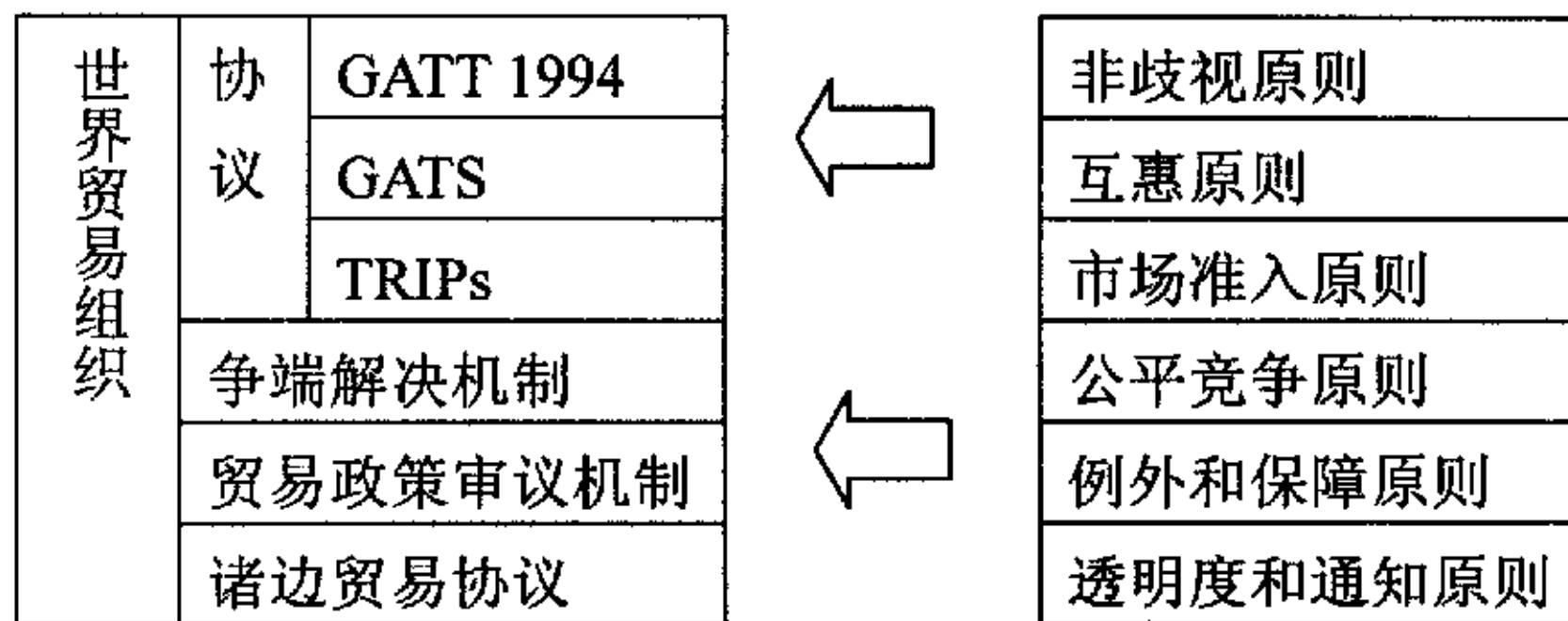


图 1.1 WTO 框架结构和基本原则

资料来源：霍克曼，考斯泰基《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

1.5.1 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博弈模型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大国能够利用在市场上的垄断影响力通过贸易限制改变贸易条件来增进自身的福利（Johnson, 1953），但同时也将其负面影响强加于其他国家。这就是所谓一国单边贸易政策的“贸易条件外部效应”。如果所有国家都独立和理性地制定贸易政策，就会陷入博弈论中常说的“囚徒困境”的僵局：各国都因为选择贸易限制的占优均衡而遭受福利损失。解决这种低效率的办法之一是通过谈判消除外部效应而达到帕累托最优。WTO 就提供了这样一种谈判的场所，或者说是交换的市场，各国的贸易工具和政策是市场上交换的菜单，达成的协议是各国政府在这个市场上合作博弈的结果。

以下的两国非合作博弈和合作博弈模型说明了 WTO 互惠贸易协定产生的基本原理，模型引入了贸易政治经济学方法，即政府除了追求国家福利最大化目标外，还考虑了国内政治支持和利益集团影响的收入分配效应。扩展的多国模型说明了 WTO 最惠国待遇原则。WTO 协议遵循一种“自我实施”的机制，为了能够对行为准则讨价还价，成员方必须无限期相互作用，通过威胁和报复来保持继续合作和实施协议的动力。无限期博弈模型阐明了与此相关的争端解决机制、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和保障机制。

（一）互惠

在 2×2 模型中，两国分别为本国（不带*号）和外国（带*号），在完全竞争市场且机会成本递增的情况下生产两种商品 1 和 2（均为正常物品）。假设本国（外国）在商品 1（2）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因而在世界市场上出口商品 1

(2), 进口商品 2 (1), 并且假设不论关税率如何变化, 贸易模式都保持不变。 p 、 p^* 和 p^w 分别表示本国、外国和世界的商品 2 和 1 的相对价格。每个国家都对进口商品征收 π 和 π^* 的非禁止性从价关税。令: $\pi = (1 + t)$, $\pi^* = (1 + t^*)$, 则 $p = \pi p^w = p(\pi p^w)$, $p^* = p^w / \pi^* = p^*(\pi^*, p^w)$, 本国 (外国) 的贸易条件为 $1/p^w(p^w)$ 。

设生产函数为 $Q_i^J = Q_i^J(p^J)$ [J = 本国 (无*), 外国 (带*); i = 商品 1, 2]; 关税函数为 $R^J = R^J(p^J, p^w)$, R^J 是 p^w 的增函数, 且关税以一次性收入转移的方式分配给消费者; 消费函数为 $D_i^J = D_i^J(p^J, R^J(p^J, p^w)) = D_i^J(p^J, p^w)$ 。由此可以得到本国商品 2 的进口函数为 $M_2 = (p(\pi, p^w), p^w) = D_2 - Q_2$, 商品 1 的出口函数是 $E_1(p(\pi, p^w), p^w) = Q_1 - D_1$, 同理外国商品 2 的出口函数和商品 1 的进口函数分别为 $E_2^*(p^*(\pi^*, p^w), p^w)$ 和 $M_1^* = (p^*(\pi^*, p^w), p^w)$ 。两国贸易平衡约束为 $p^w M_2 = E_1$ 和 $M_1^* = p^w E_2^*$ 。又设存在均衡的世界价格 $\tilde{p}^w(\pi, \pi^*)$ 满足两国模型中商品 1 市场出清的条件, 即 $E_1(p(\pi, \tilde{p}^w), \tilde{p}^w) = M_1^* = (p^*(\pi^*, \tilde{p}^w), \tilde{p}^w)$, 商品 2 市场也同时出清。在排除麦之勒 (meltzer) 悖论和勒纳 (lerner) 悖论的情况下可知 $dp/d\pi > 0 > dp^*/d\pi^*$, $\partial\tilde{p}^w/\partial\pi < 0 < \partial\tilde{p}^w/\partial\pi^*$, 即对本国进口品征收关税将提高本国商品的相对价格, 但使世界商品价格下降。

设政府的国民福利最大化目标函数分别为 $G(p(\pi, \tilde{p}^w), \tilde{p}^w)$ 和 $G^*(p^*(\pi^*, \tilde{p}^w), \tilde{p}^w)$ 。单边的贸易条件改善将提高本国福利水平, 即 $\partial G / \partial \tilde{p}^w < 0$, $\partial G^* / \partial \tilde{p}^w > 0$ 。¹ 接下来考虑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问题, 即政府在促进效率的同时还必须兼顾收入分配的影响, 包括中间选民的偏好、出口部门和进口竞争部门的政治支持、利益集团的政治捐资和寻租行为, 按照 Bagwell 和 Staiger (1997) 的方法, 将上述因素一般性地归结为政府政治支持约束不等式: $S(p(\pi, \tilde{p}^w), \tilde{p}^w) \geq \bar{S}$ 。因此本国社会福利函数以拉格朗日乘数形式写为 $W(p(\pi, \tilde{p}^w), \tilde{p}^w) = G(p(\pi, \tilde{p}^w), \tilde{p}^w) + \rho [S(p(\pi, \tilde{p}^w), \tilde{p}^w) - \bar{S}]$, 其中乘数 $\rho = \rho(p, \tilde{p}^w)$ 。外国的社会福利函数也具有相同的结构形式。

我们下面来考虑两国非合作博弈均衡 (分别制定单边最优的贸易政策) 的情况。两国社会福利函数分别对 π 和 π^* 求导, 得到反应函数:

$$\text{本国: } W_p + \lambda W_{p^w} = 0 \quad (1)$$

$$\text{外国: } W_{p^*} + \lambda^* W_{p^*} = 0 \quad (2)$$

其中, $\lambda = [\partial\tilde{p}^w/\partial\pi]/[dp/d\pi] < 0$, $\lambda^* = [\partial\tilde{p}^w/\partial\pi^*]/[dp^*/d\pi^*] < 0$ 。反应函数的左边由两项构成, 以本国为例, W_p 是征税对国内生产和消费造成的扭曲成本与政府获得的政治支持收益之间的净差; 而 λW_{p^w} 则体现了通过征税改善贸易条件而获得的福利增加, 因此它一定为正数。本国和外国都按照两种福利效果的边际原则制定最优关税, 从而得到的静态博弈的纳什均衡关税为 (π^N, π^{*N}) , 即

图 1.2 中的点 N，它是两国等福利函数线在最高处的交点。

纳什均衡关税是有效率的吗？由帕累托标准可知一个促进互惠贸易自由化有效贸易协定的均衡条件为： $\left[\frac{d\pi}{d\pi^*} \right]_{dw=0} = \left[\frac{d\pi}{d\pi^*} \right]_{dw^*=0}$ (3)

$$\text{而} \left[\frac{d\pi}{d\pi^*} \right]_{dw=0} = - \left[\left(\frac{\partial \tilde{p}^*}{\partial \pi^*} \right) / \left(\frac{dp}{d\pi} \right) \right] / \left[\left(\pi W_p + W_{p^*} \right) / \left(W_p + \lambda W_{p^*} \right) \right] \quad (4)$$

$$\left[\frac{d\pi}{d\pi^*} \right]_{dw^*=0} = - \left[\left(\frac{\partial \tilde{p}^*}{\partial \pi^*} \right) / \left(\frac{dp}{d\pi} \right) \right] / \left[\left(W_{p^*} + \lambda^* W_{p^*} \right) / \left(W_{p^*} / \pi^* + W_{p^*} \right) \right] \quad (5)$$

$$\text{故而 (3) 式的等价命题为: } (1 - AW_p) (1 - A^* W_{p^*}) = 1 \quad (6)$$

$$\text{其中, } A = (1 - \pi \lambda) / (W_p + \lambda W_{p^*}), \quad A^* = (1 - \lambda^* / \pi^*) / (W_{p^*} + \lambda^* W_{p^*})。$$

这在图 1.2 中表现为契约线 C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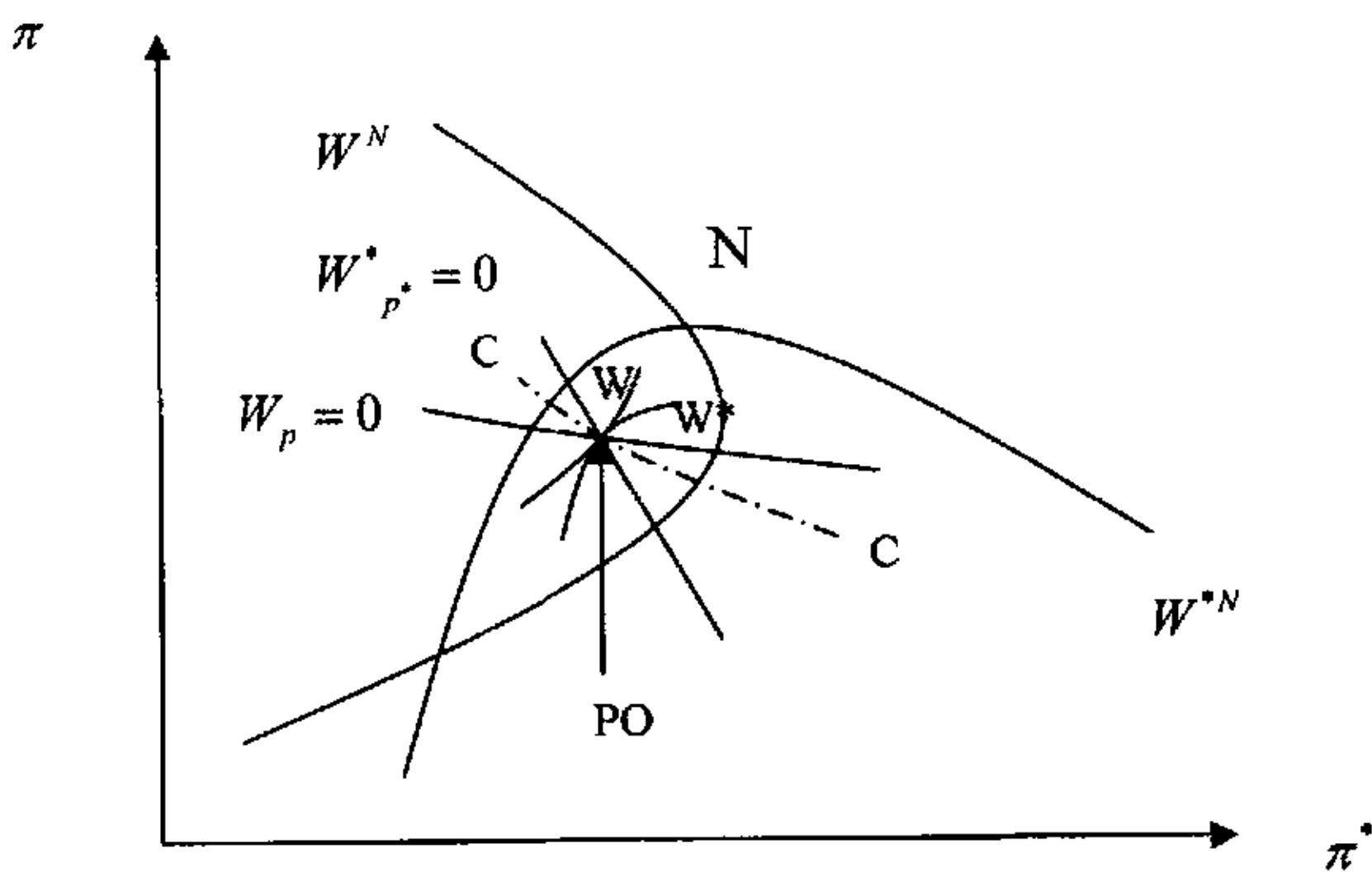


图 1.2 两国静态关税博弈模型图解

资料来源：盛斌《WTO 体制、规则与谈判：一个博弈论的经济分析》，《世界经济》2001 (11)

由(1)、(2)可知非合作博弈情况下 $\left[\frac{d\pi}{d\pi^*} \right]_{dw=0} = \infty > \left[\frac{d\pi}{d\pi^*} \right]_{dw^*=0} = 0$ 因此不满足等式(3)的条件，所以纳什均衡关税是缺乏效率的。如果两国均能在此基础上相互削减关税，福利水平都将提高，即 $dW/d\pi^* < 0$ ， $dW^*/d\pi < 0$ 。原因很简单，由于单边情况下任何一国总是为寻求贸易条件效应而征收“过度”高的关税，造成双方的福利损失，而互惠贸易协定则能够帮助摆脱这种“以邻为壑”的战略选择。

再来考虑一种极端情况：两国通过有约束力的协定完全取消为获得贸易条件效应而征收的关税，贸易限制的外部性因而得到彻底消除。此时两国的反应函数(1)及(2)式简化为：本国 $W_p = 0$ ；外国 $W_{p^*} = 0$ ，从而解得合作博弈情况下的关税均衡，将其称作“政治最优关税” (π^{po}, π^{*po}) (Bagwell and Staiger, 1997)，即图中的点 PO。代入(4)及(5)式，可知它满足(3)式的最优均衡条件，因此是有效率的。如图 1.2 所示，PO 点有四个重要的特征：首先，它是两国等社

会福利线的切点，反映了效率最优，因此政治最优关税下的福利水平与纳什关税相比有帕累托改进；其次，根据（6）式可知点 PO 一定在契约线上；再次，它是两条新的反应曲线 $W_p = 0$ 和 $W_{p^*} = 0$ 点，反映了社会福利目标函数最大化；最后，它还是两国等福利线与世界价格的切点，反映了贸易条件外部性的消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点 PO 不一定是自由贸易点（即 $(1, 1)$ ），这是由模型中考虑了收入分配和政治支持因素的目标函数的特性决定的。也就是说，在合作博弈下，政府只是放弃了利用市场垄断力量的优势，但仍要服从于政治经济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互惠关税是“政治上最优的”。²

上述分析证明了只有当两国能够通过贸易协定进行互惠性的关税削减，才能使博弈均衡从非合作、无效的纳什均衡点向合作、有效的政治最优点移动，消除贸易条件效应是帕累托式福利改进的关键。同时只要存在政治经济目标，政府的政策就会偏离自由贸易。但相对于后者而言，政治上的最优关税在效率上也仍有改进的余地。

（二）最惠国待遇

最惠国待遇（MFN）是指各国一般不能在其贸易伙伴之间造成歧视，给予某一国的特殊待遇必须同时给予其他所有 WTO 成员。为了研究 MFN，首先将两国模型扩展为三国模型。设本国向外国¹ 和² 出口商品 1，进口商品 2。为了简化问题，假设两个外国国家之间不发生贸易。本国商品 2 与 1 的国内相对价格仍然为 p ，外国的相对价格为 p^{*i} （上标表示外国 $i=1, 2$ ）。 t^i 和 t^{*i} 为对进口商品所征收的关税。令 $\pi^i = (1+t^i)$ 和 $\pi^{*i} = (1+t^{*i})$ ，则国内相对价格与世界相对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为 $p = \pi^i p^{*i} = p(\pi^i, p^{*i})$ ， $p^{*i} = p^{*i} / \pi^{*i} = p^{*i}(\pi^{*i}, p^{*i})$ 。类似前文，可以依据贸易平衡和市场出清条件解出均衡的世界相对价格为 $\tilde{p}^{*i}(\pi)$ ， $\pi = \pi(\pi^1, \pi^2, \pi^{*1}, \pi^{*2})$ 。对于贸易条件，外国的没有变化，仍为 \tilde{p}^{*i} ；本国的则比较复杂，由于本国从两个国家进口，其贸易条件是与外国双边贸易条件的加权和。设贸易权数为 $S_2^{*i}(p^{*1}, p^{*2}, \tilde{p}^{*i}, \tilde{p}^{*i}) = E_2^{*i}(p^{*i}, \tilde{p}^{*i}) / \sum E_2^{*j}(p^{*j}, \tilde{p}^{*j})$ ($j=1, 2$)，其中 $E_2^{*i}(p^{*i}, \tilde{p}^{*i})$ 是外国商品 2 的出口函数，因而本国贸易条件的倒数是 $(p^{*1}, p^{*2}, \tilde{p}^{*i}, \tilde{p}^{*i}) = \sum S_2^{*i}(p^{*1}, p^{*2}, \tilde{p}^{*i}, \tilde{p}^{*i}) \tilde{p}^{*i}$ 。

设政府的社会福利函数（考虑政治经济因素）分别为 $W(p, T)$ 和 $W_{p^{*i}}(p^{*i}, \tilde{p}^{*i})$ 。与前文一样，贸易条件改善将提高本国福利水平，即 $W_T(p, T) < 0$ 和 $W_{p^{*i}}(p^{*i}, \tilde{p}^{*i}) > 0$ 。

我们现在来考虑 MFN 问题。当本国对外国进口存在歧视 ($\pi^1 \neq \pi^2$) 时， $p = \pi^1 \tilde{p}^{*1} = \pi^2 \tilde{p}^{*2}$ ，且 $T \neq \tilde{p}^{*i}$ 。在这种情况下，征收更高的关税可以获得双边贸易条件效应 ($1/\tilde{p}^{*i}$ 上升) —— 外国降低它的出口价格，本国因此也能从被征收更高关税的外国进口更多的商品 2 (贸易权数改变)。根据 T 的定义，本国总的

贸易条件改善，福利水平提高。反之当不存在歧视（即 $\pi^1 = \pi^2$ ）时， $T = \tilde{p}^w = \tilde{p}^{w1} = \tilde{p}^{w2}$ ，本国无法影响世界相对价格和外国的国内相对价格，也不能改变贸易权重，贸易条件的外部性得以消除。通过以上三国模型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政治上最优的有效关税必须满足多边贸易的MFN原则。

（三）争端解决机制和贸易政策审议机制

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说，前述的互惠贸易协定在实施中会面临一个严重的合作信心问题，即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可能通过欺骗手段采用高于政治最优关税以上的税率，从而获得贸易条件效应的额外收益。怎样防止成员国单方面退回到纳什关税水平的机会主义情况呢？WTO 多边贸易协定的实施并不是依靠外部的监督和处罚力量，而是借助于成员国之间的自我强化机制——争端解决，它在 GATT 的基础上引进了新的法律机制，使最终裁决结果具有强制执行力，允许获胜方在败诉方拒绝履行或做出补偿时进行报复。为了获取互惠协定的执行情况，强调透明和通知原则的贸易政策审议机制是必不可少的。

现在将前面的静态博弈模型进一步扩展为无限期动态子博弈模型，来说明争端解决机制的“威胁的制衡”的经济原理（Bagwell and Staiger, 2000）。假定两国是对称的，在每一个时期都选择相同的关税率（因此不必区分本国和外国的上标符号）。任何一个国家都采用“触发战略”，即如果发现对方擅自单方面提高最初达成协议的关税率（称为“合作关税” π^c ），本方将采取报复性措施，从而引发贸易战，双方的贸易限制将永久性地恢复到纳什均衡关税 π^N 。显然 $\pi^c < \pi^N$ 。

任何一国在做出偏离协议的决策时都要进行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当提高关税的短期收益小于避免贸易战的长期收益（也即提高关税的长期成本）时，互惠贸易协议就能够得到维持，这就是所谓“激励约束”条件（Staiger, 1995）。由触发战略的定义可知，背离合作关税 π^c 的短期收益为 $\Omega(\pi^c) = W(\pi^N, \pi^c) - W(\pi^c, \pi^c)$ ，它反映了将关税单方面提高到 π^N 时，国内价格变动影响（为负）与贸易条件变动影响（为正）的综合结果。如图 1.3 所示，显然当 $\pi^c < \pi^N$ 时， $\Omega > 0$ 且 Ω 单调减，当 $\pi^N = \pi^c$ 时， $\Omega = 0$ 。提高关税导致贸易战的第一期成本损失是 $v(\pi^c) = W(\pi^c, \pi^c) - W(\pi^N, \pi^N)$ ，而无限期内总损失的贴现和为 $V(\theta, \pi^c) = [\theta / (1 - \theta)] v(\pi^c)$ ， $\theta \in (0, 1)$ ，为贴现率。如图所示，显然当 $\pi^c = \pi^N$ 时， $V = 0$ 。根据前述的结论还可知当 $\pi^c = \pi^{po}$ 时， V 达到最大值，而当 $\pi^c < \pi^N$ 时， V 单调减。由激励约束不等式可得当 $\Omega(\pi^c) \leq V(\theta, \pi^c)$ 时，合作关税 π^c 是无限期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解，它在区间 $[\tilde{\pi}^c, \pi^N]$ 内。 $\tilde{\pi}^c$ 为“最合作关税”，在该点上 $\Omega = V$ 。³ 因此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结论：在威胁和报复的授权下，非效率的纳什关税可以长期避免，互惠贸易协定能够得到执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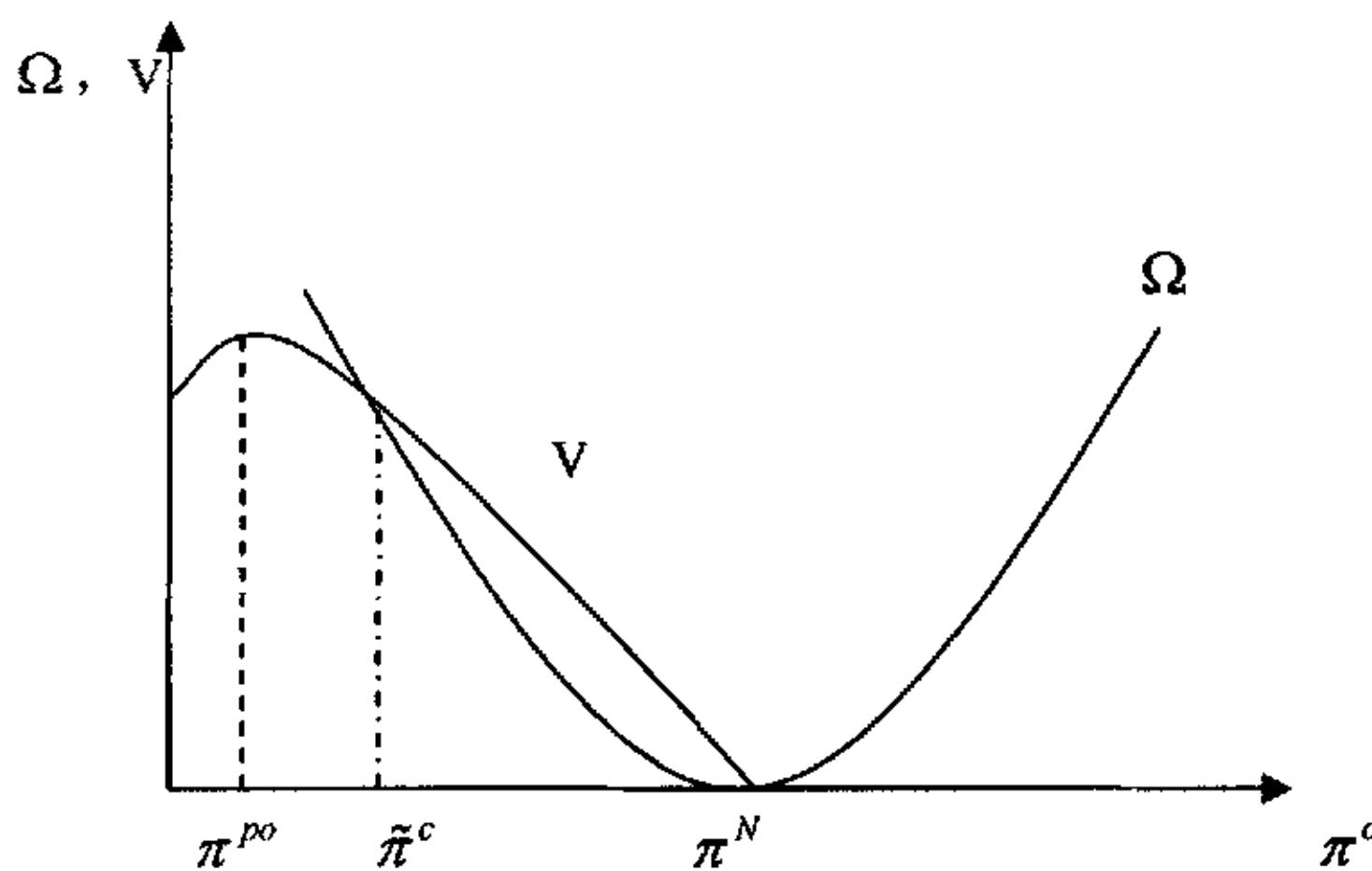


图 1.3 无限期子博奕模型图解

资料来源：盛斌《WTO 体制、规则与谈判：一个博弈论的经济分析》，《世界经济》2001（11）

至于最合作关税与政治最优关税 π^{po} 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实施协定的约束力量，当背离互惠关税的短期收益 Ω 很高，而贸易战的成本 V 较低（比如 θ 较小）时， π^{po} 是难以实施的，此时如图 1.3 所示， $\pi^{po} < \tilde{\pi}^c$ 。当然存在适当的参数使 $\pi^{po} = \tilde{\pi}^c$ 。

（四）例外与保障条款

上述动态模型隐含的一个重要假设前提是贸易环境不发生变动，因为这种变动将会直接影响激励约束，故而（最）合作关税也就难以维持了。然而在现实中贸易环境是经常发生变动的，最典型的现象就是在短期内进口额的激增。为了避免国内经济遭受严重的冲击和损害，WTO 协议包含了例外和保障条款，它允许成员方在特定的情况下撤消或停止履行规定的正常义务，从而提供了在必要时违背互惠自由化承诺的途径。因此它是 WTO 的一个“安全阀”和保险机制。

为什么要设立例外和保障原则呢？如图 1.3 所示，在短期内进口激增时，由于可以获得更大的贸易条件外部效应，偏离最合作关税的收益将增加（ Ω 上升），而由于进口增加是临时的，不会影响 V 的变化。当实施协定的约束力量不是很强时（即 V 不总是在 Ω 之上）， $\tilde{\pi}^c$ 必将提高。如果这种措施不被允许，那么很显然原先的 $\tilde{\pi}^c$ 是不能维持的，因为在贸易环境变动后激励约束已经失去了效力（ $\Omega > V$ ），最终导致两国发生贸易战，退回到非合作博弈均衡的状态下。从这个意义上讲，保障措施可看作是既维护合作博弈（互惠协定）又体现适应环境变化的灵活性而采取的“激励相容”手段。当实施协定的约束力量越弱时，寻求保障条款的可能性就越高。当然为了避免成员刻意地使用保障措施而达到自利的目的，WTO 在多数情况下要求实施方做出必要的和平衡的补偿减让，同时严格规定了临时保护的使用期限。

1.5.2 模型的政治经济含义

前文利用非合作静态博弈、合作静态博弈、无限期动态博弈模型系统地说明了 WTO 体制和核心规则的经济原理，它反映了多边贸易体制是各国政府都试图放弃独立的理性行为而达成并遵守国际贸易“游戏规则”的努力，从而使它们能够分享合作博弈所带来的利益。WTO 并不是不惜一切代价支持自由贸易的⁴，教科书式的单边主义贸易自由化在 GATT/WTO 的设计中找不到一席之地 (Bhagwati, 1991)。单边自由化的代价往往集中于进口竞争部门，而收益则分散于消费者，相比而言前者由于良好的组织和积极性而具有强有力的政治影响，因此出于某种目标函数的考虑，政府降低保护的政策取向由于进口竞争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而受到约束。互惠协定帮助政府摆脱了这种困境，因为进入外国市场的可预见收益激发了出口利益集团支持自由化改革的政治动力。当它们拥有足够的政治力量时，对进口竞争集团的侵蚀就使政府获得了所需要的政治平衡的合理性。从此意义上讲，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力量，而不是经济效率，WTO 体制是政治过程的产物（见图 1.4）。同时，合作体制还必须有助于各国对因取消保护而受暂时冲击的利益集团做出适当的补偿，因此保障措施为政府提供了在必要时违背自由化承诺的手段。如果没有这些条款，各国可能不愿签署大量减少保护的协议，因此它是多边贸易体制必不可少的利益平衡机制，即通过安抚受损方来继续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总之，一国政府是否愿意接受约束其自由使用贸易政策的 WTO 纪律，从根本上取决于它在公共选择决策下的决心有多大。当成员国变得越来越多时，非歧视的最惠国待遇就成为另一个重要的支柱性原则。这就是 WTO 体制和规则的“哲学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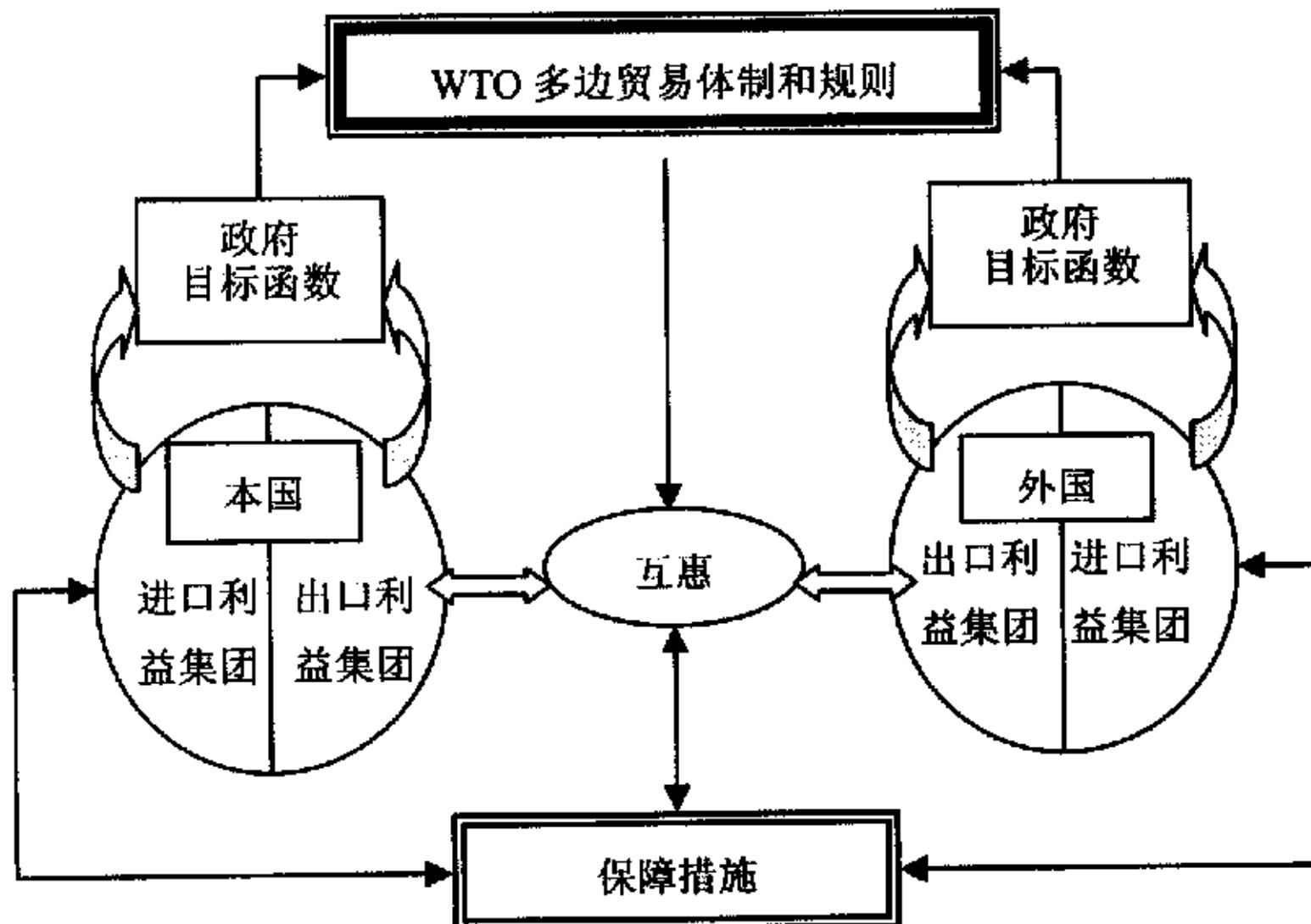


图 1.4 WTO 体制和规则的政治经济学

资料来源：盛斌《WTO 体制、规则与谈判：一个博弈论的经济分析》，《世界经济》2001（11）

第二章 中国贸易政策的决策机制与中国入世

目前对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因为其政治过程比较透明，国会投票、听证会、贸易立法、政治辩论、竞选等渠道为研究其贸易政策的决策机制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而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研究较少，特别是实证的研究，因为其政治过程缺乏透明度，只能从一些表层的现象和公开的信息去体会贸易政策的政府过程。

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其体制明显体现出“依存市场的集权主义或国家主义”。国家权威和目标是压倒一切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明显体现出政府导向。这种制度决定了贸易政策的“国家战略主义”。国家利益和政府目标在贸易政策的决策中占有最重要的影响。贸易政策除了实现收入再分配目标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贸易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吸引外国资本，配合产业政策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引进先进技术等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因此，政府做出了一系列贸易规划和控制，采取非中性的鼓励和刺激措施来实现国家贸易发展战略。盛斌（2002）通过对中国工业贸易保护结构的实证分析也证实了促进和发展战略产业的“国家利益模型”最能反映中国贸易保护结构的政治经济决定因素，而维护社会公平、减少调整成本和收入再分配的“社会利益模型”并不适用于中国。⁵

在政策的决策过程中，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由于具有官僚体制中功能性的独特优势而发挥着最显著的作用。但是部门众多，职权混杂造成了一定的目标冲突。与之相比，其他非行政利益集团如企业和消费者对贸易政策决策的影响较小。企业更多的以分散和隐蔽的方式直接向主管行政部门进行寻租，而非通过专业化的组织向政府游说。这与西方国家选民集团向政府进行公开游说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中国的贸易政策决策机制体现了“国家战略主义”和“行政决策”的特征。但是，这种机制的效率受到怀疑。为实现国家战略而采取的非中性的贸易政策往往带来了低效率、非竞争性和福利损失。行政决策的过程缺乏透明度，由于缺乏公开的游说渠道，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严重。随着市场化的改革，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些弊端，因此逐步采取了贸易自由化的改革。

加入 WTO 可以说是中国贸易自由化的一个里程碑。最初中国迫切的希望恢复在 GATT 的合法席位主要是想借此永久的取得成员的普遍优惠制，避免美国等发达国家单边的贸易限制，并在多边贸易框架下有效的解决贸易争端。为了复关和加入 WTO，中国政府做出了很多努力。这除了加入 WTO 能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出口利益之外，更重要的一个动机就是尊重和遵守国际经济规则与中国自身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总目标是一致的。中国加入 WTO 不是由于市场准入的短期利益，而在于建立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市场经济制度。接受 WTO 的机制和规则将

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包括贸易自由化改革的“固锚效应”，也可以说是外部制度约束。因此，中国的贸易政策的决策机制在这种外部制度约束下将向更有效率的方向发展，以往一些效率低下的非中性贸易政策将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符合 WTO 规则的贸易政策，贸易政策的决策机制也将更加透明化。WTO 的原则和规定缩小了政府使用具体贸易政策的自由度。而且 WTO 就像一个杠杆，政府可以将自己绑在上面逃避各种压力集团的呼唤 (Roessler, 1985)。这有利于使政治市场的失灵得以纠正，至少是部分的纠正。当然，为了避免贸易自由化造成过度冲击，中国拥有一段过渡期，而且以发展中国家加入还可以享有特别优惠待遇，这样加入 WTO 与中国自身渐进的贸易改革可以有效的结合起来。

下文就将中国贸易政策决策机制中的若干因素做具体分析，并主要指出入世对这若干因素的具体影响。如图所示，中国在贸易政策决策中对于国家利益和社会目标的考虑主要表现在贸易发展规划、贸易控制、贸易发展战略、产业政策、国家经济安全、国际收支及外交、文化等非经济目标等方面。同时，各种利益集团也对贸易政策的决策起到影响和约束作用，包括中央行政部门、地方政府、国内企业、外资企业和消费者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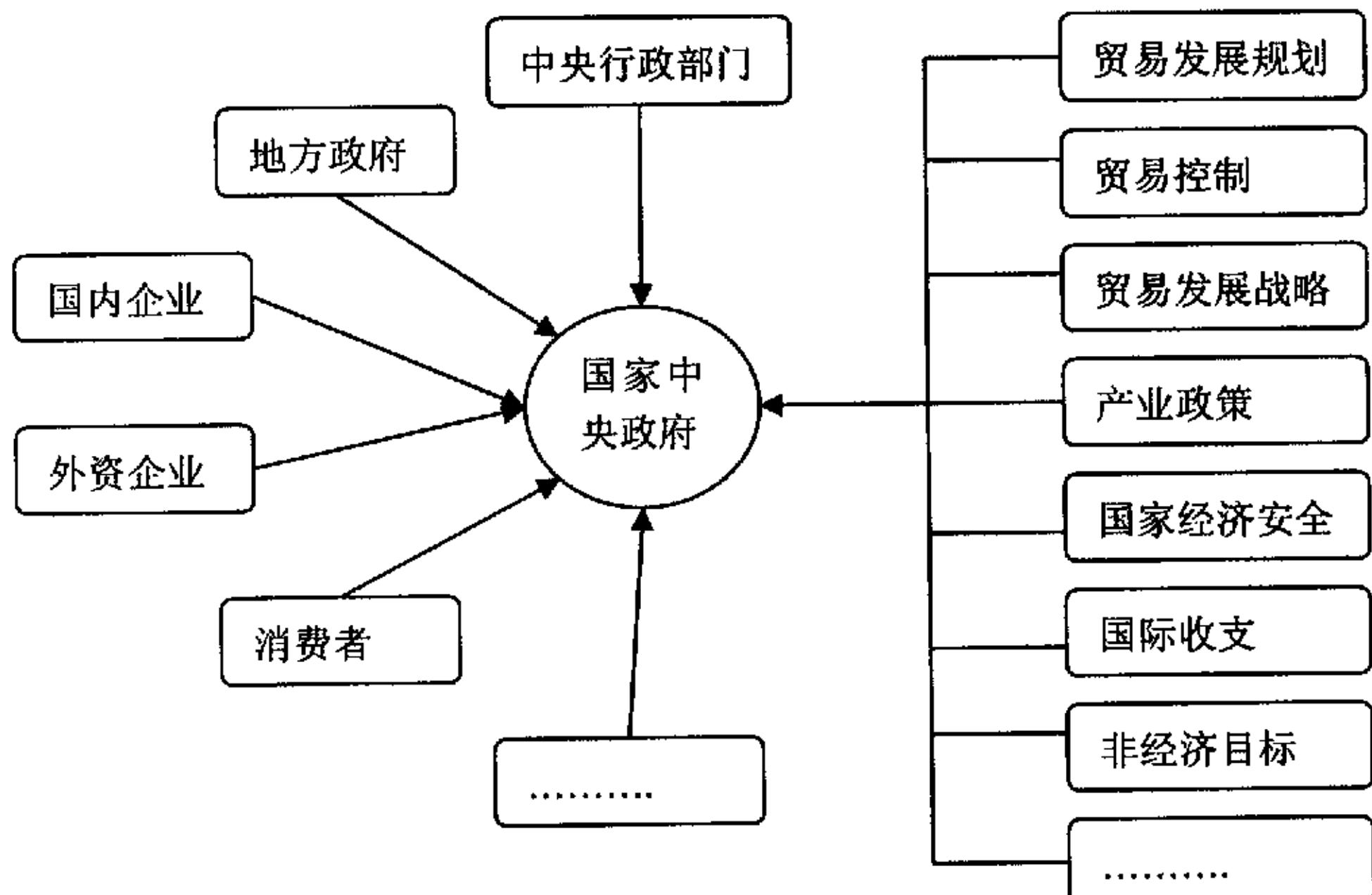


图 2.1 中国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

资料来源：盛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2002 年

第三章 中国贸易政策决策的政府目标和国家利益

在中国贸易政策决策机制中政府目标和国家利益是首要的，主要表现在贸易发展规划、贸易控制、贸易发展战略、产业政策、国家经济安全、国际收支及外交、文化等非经济目标等方面。为了实现以上的目标，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非中性的贸易政策，但是在加入WTO的情况下，一些贸易政策的运用受到限制。以下将就这些方面做具体分析。

3.1 贸易发展规划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对外贸易依照的是进口替代战略和产业指导政策的优先安排，对外贸易的经营和管理必须符合国民经济中长期的总体战略和规划。随着改革开放，市场因素的加强，对外贸易开始按照比较利益原则展开，被抑制的资源禀赋优势在出口导向的刺激下有了迅速的增长，但是国家对进口的限制仍旧很严格。92年之后我国逐步进入了贸易自由化时期，这一变化使得贸易发展规划的作用较之以前有所减弱。但是由于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国家对贸易的发展仍旧有着指导性的规划。

国家对贸易的发展规划包括总量控制和结构调整两个方面。由于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越来越高，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显著，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引擎，因此，对贸易的总量规划在于保证实现经济增长的预定目标。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中指出要更好地实施以质取胜、市场多元化和科技兴贸战略，努力扩大货物和服务出口，2005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6800亿美元。实际上2003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就达到了8512.1亿美元，同比增长37.1%，其中：出口4383.7亿美元，同比增长34.6%；进口4128.4亿美元，同比增长39.9%。⁶中国加入WTO将为中国的对外贸易创造更加公平和稳定的环境，促进对外贸易的稳定增长。根据李善同，翟凡（2000）利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测算，2005年中国加入WTO的方案结果与没有中国参加的乌拉圭回合情形相比，中国加入WTO以后，贸易扩张是相当大的，出口和进口将分别增长26.9%和25.8%，实际GDP与没有加入相比将提高1.53%。⁷虽然在加入WTO的短期内，进口的快速增长可能超过出口的增长，从而造成贸易顺差的减少，但是加入WTO的效应在长期内将显现出来，中国出口增长的潜力将得到进一步的发挥。这也是中国积极加入WTO的原因，寻求更大的市场准入，促进贸易增长。

除了贸易总量控制之外，政府还对贸易的结构进行指导性的调整。在出口方面，劳动密集型工业消费品的出口一直占主导地位。加入WTO之后，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和中低技术的机电产品出口可望有更快的增长，如家用电器、一般机电设备、船舶、摩托车等。但是一直停留在低层次的加工贸易上，会使我国陷入“贫困化的增长”，因此，“十五”计划提出要在继续扩大大宗传统产品和劳动

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基础上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不断提高其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促进粗加工制成品出口向精加工制成品出口的转变。在这方面政府采取了出口基地、出口信贷、风险基金、风险担保等各种鼓励方式。同时还指出增加高新技术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电子通讯设备、计算机及软件、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技术产品随着中间投入品进口关税降低、本土配套率提高和逐步形成经济规模与开发能力而增强竞争力,预计到“十五”末期高技术产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将超过20%。

在进口结构方面,从进口商品的关税结构来看,中国的名义关税结构表现出较有规律的从原材料、半成品到制成品,税率由低到高的阶级性结构,这种梯度结构反映了国家对下游行业产品的保护偏向。中国制定关税税率的基本原则(中国关贸总协定谈判代表团,1993)为:对国内不能生产或不能满足供应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必需品,给予免税或低税;原材料进口税率一般低于半制成品或制成品税率;对国内不能生产或质量不行的机械设备和仪器仪表的零件、配件,税率比整机低;对国内自己能生产或非国计民生所必需的产品的税率较高;对国内能生产而国内同类工业又需要保护的产品实行更高的税率。加入WTO,这种梯度的关税保护结构还会保持,但是梯度将会缩小,这意味着一些下游行业保护的放松和市场准入的承诺。

3.2 贸易控制

我国的贸易发展规划是通过贸易控制手段来实现的。贸易控制措施主要包括外贸经营权和核定商品目录、进出口关税和非关税限制和外汇管制。

3.2.1 外贸经营权和核定商品目录

对贸易经营权实行审批制度和核定贸易商品目录是中国一种有特色的贸易控制方式。通过对贸易经营权的控制和对外贸公司经营活动范围的控制,国家既限制了哪些企业可以进行国际贸易,又限制了哪些商品可以进行国际贸易。

外贸经营权是中国外贸经营体制的核心和基础。在计划体制下,中国实行由国家控制的少数国营外贸专业总公司高度集中垄断的经营体制(Lardy, 1992),它实际是替代了外贸配额和许可证等管理手段。国家通过控制下的贸易渠道来达到有倾向性的贸易总量规划和结构调整,并维护对外贸易秩序。通过调节审批外贸公司的数量来控制贸易流量比关税等价格手段更为直接有效,反映了国家对行政手段的偏好。但是随着外贸计划的比例降低和市场机制的建立,外贸经营权也由集中趋向分散。因此,我国贸易自由化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外贸特许权从少数中央控制的外贸企业向其他企业的分散,使得我国具有外贸经营权和自营进出口权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中央政府所属的外贸公司和生产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而地方外贸公司和企业以及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中国商

品进出口的主要经营者。

尽管我国在外贸经营权放开的问题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与国际贸易体制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在加入 WTO 的过程中受到 WTO 成员国的异议。他们认为允许有限的公司和企业从事贸易，将国内和国外市场分离开来违反了 WTO 自由贸易的原则，实际上成为中国最为核心的贸易壁垒。世界银行 (1997b, p12) 也认为“似乎没有什么理由对外贸经营权实行限制政策”。因此，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如下承诺：⁸

在不损害中国以与符合《WTO 协定》的方式管理贸易的权利的情况下，中国应逐步放宽贸易权的获得及其范围，以便在加入后 3 年内，使所有在中国的企业均有权在中国的全部关税领土内从事所有货物的贸易。中国将在加入 WTO 之后 3 年内取消贸易权的审批制度。届时，中国将允许所有在中国的企业以及外国企业和个人，包括其他 WTO 成员的独资经营者，在中国全部关税领土内进口所有货物（保留由国营贸易企业进口和出口的产品分额除外）。但是，此种权利不允许进口商在中国国内分销货物。对于任何外国企业和个人，在贸易权方面应不低于给予在中国的企业的待遇，此种权利将以非歧视和非任意性的方式给予。获得贸易权的任何要求仅为通关和财政目的，将不构成贸易壁垒。

在上述放开贸易权的进程拥有三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安排如下：(1) 自加入时起，中国将取消中国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作为获得或维持进出口权的标准的任何实绩、贸易平衡、外汇平衡和以往经验要求。(2) 对于全资中资企业，虽然外商投资企业根据其经批准的业务范围获得有限的贸易权，但是合资中资企业现需申请这类权利，且有关主管机关在批准此类申请时适用最低标准。为加速这一审批程序和增加贸易权的可获得性，中国将减少获得贸易权的最低注册资本要求（只适用于全资中资企业），第一年降至 500 万元人民币，第二年降至 300 万元人民币，第三年降至 100 万元人民币，并将在贸易权的过渡期结束时取消审批制。

(3) 在过渡期内，中国将逐步放开外商投资公司贸易权的范围和可获性。自加入后 1 年起，外资占少数股的合资企业将被给予完全的贸易权，自加入起 2 年起，外资占多数股的合资企业将被给予完全的贸易权。(4) 加入三年内，所有在中国的企业将被给予贸易权。外商投资企业从事进出口不需建立特定形式或单独的实体从事进出口，也不需要获得包括分销在内的新的营业许可。

贸易权审批制的全面取消和贸易权控制的放开将是中国贸易改革的里程碑。

除了原先对外贸经营权进行限制外，中国还对进出口商品实行列名目录和核定公司经营制度，也就是说那些得到外贸经营权的公司和企业还必须按照国家对贸易商品分类管理的规定在制定的范围内经营进出口。核定贸易商品目录首先是统一经营的有关国计民生的、大宗的、敏感性的重要商品，主要是农产品、自然

资源产品、重化工产品和少数纺织品以及轻工制品，实行国家统一进口，由少数国家专业贸易总公司垄断经营，称为“国营贸易”；其次是国际市场供求量有限、有配额、价格敏感性高的商品，由外经贸部制定的部分外贸公司经营，称为“指定经营”。最后，余下的商品为放开经营。这种商品列名目录和核定公司制度实质上构成了非关税壁垒，他们与许可证和配额交叉，起到了贸易保护和控制的作用。

加入 WTO，我国仍然可以保留国营贸易体制，但在国营贸易的透明度方面做出了承诺。《协定书》附件 2A 中列出了国营贸易产品进口和出口清单。⁹附件 2B 列出了制定贸易产品清单和过渡期安排。在过渡期，中国将每年调整和扩大其制定经营制度下的企业清单。中国承诺在加入后 3 年内，将取消对其协定书附件 2B 所列货物给予贸易权方面的限制，在 3 年的过渡期的每一年中，将通过增加允许进口此类货物的制定实体数量，逐步放开此类货物的贸易权。中国将取消进出口量作为获得这些产品贸易权的一项标准，降低最低资本金要求，并将这种注册为制定进出口企业的权利扩大到在生产最终货物过程中使用此类货物的企业和在中国分销此类货物的企业。在 3 年期末，所有在中国的企业以及所有外国企业和个人将被允许在中国全部关税领土内进口和出口此类货物。在过渡期，制定经营制度下适用的任何标准将不对进出口构成数量限制。所以说，除了少数国营贸易商品外，所有经过登记的外贸公司和企业都可以自行经营任何进口商品，商品列名目录和核定公司制度将最终被废除。

3.2.2 进出口关税和非关税限制

在贸易改革的过程中，我国逐步放松了对贸易垄断权和经营范围的控制，恢复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实际作用，这些措施比贸易经营权控制透明度高且具有统一性，符合国际贸易多边规则的惯例。

出口方面，政府对绝大多数商品的出口税已被取消。中国对部分农产品、资源性产品和化学品实行出口许可证制度。92 年时中国出口产品中需申领出口许可证的商品有 143 类，占中国出口总值的 48.3%，到 99 年时已经减少到 58 类，只占出口总值的 9.5%。加入 WTO 之后，中国将遵守有关出口许可程序和出口限制的 WTO 规则，只有被 GATT 规定证明为合理的情况下，才实行出口限制和许可程序。中国自加入 WTO 起，将每年就现存对出口产品实行的非自动许可限制向 WTO 作出通知，并将予以取消，除非这些措施在《WTO 协定》中被证明为合理。¹⁰至于出口补贴也将取消，代之以出口退税和出口信贷等鼓励措施。

进口方面，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改革关税的平均水平不断削减，但是部门关税率之间的差别仍较大，反映了关税政策对进口商品结构的控制。由于在加工出口贸易的投入品、外商投资企业使用的进口资本品以及技术更新换代项目的进口方

面实行免税，关税的实际征收率大大低于法定税率，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进口的实际严格程度。非关税壁垒最主要的形式是配额和许可证。93年中国对53类产品进行进口许可限制，到99年这一数字已减至35类，占进口总值的8.45%。加入WTO的过程中，其他成员国对我国在国家和地方存在的大量非关税措施，特别是地方各级主管机关在不透明、任意性和歧视性基础上实施的许多非关税措施表示了关注，认为这些措施造成了极大的贸易限制和扭曲。对此，中国已经提交了一份准备逐步取消的非关税措施，中国将依照规定的时间表在所列的期限内取消所列措施。入世后所有非关税措施，都将严格按照《WTO协定》的规定进行分配和管理。这要求中国建立一个透明和简化的制度，使配额的分配和许可证的发放通过一个简单和统一的批准程序进行，以保证配额得到充分的使用，且在进口商之间进行公平的分配。目前缺乏透明度、统一性和可预测性的关税配额制度也将进行改革，中国保证将在透明、可预测、统一、公平和非歧视的基础上管理关税配额，使用能够提供有效进口机会的明确规定的时间、管理程序和要求，采用以市场为基础的关税配额分配程序，使之反映消费者的喜好和最终用户的需求，而不是根据政府决定的地方各级供应和使用情况，减少对市场的扭曲。¹¹

因此，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改革，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逐步降低。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在放松贸易控制的同时必然采取其他有效的保障措施，以最大限度减少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政治经济风险。我国政府在加速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仍然希望利用更隐蔽的方式来实现对贸易流量有秩序的控制，以避免对宏观经济的稳定造成不利的影响。例如，在削减关税的同时开始征收进口增值税和进口消费税。在非关税措施方面，中国自1994年以来实行了进口自动登记制度、进口价格招标等新的贸易限制，他们在基本重工业品、机械、交通运输设备，特别是机电产品等一些重要商品上起到了较明显的进口限制作用。在加入WTO之后，传统的一些非关税壁垒措施将被迫逐步放弃，但是我国将积极合理的运用其他WTO规则允许的贸易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和WTO保障措施，还有利用技术贸易壁垒和绿色贸易壁垒等。

3.2.3 外汇管制

外汇管制是贸易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长期以来实行严格和复杂的用汇审批和管制制度，目的是通过控制用汇有效的制约进口，调整进口结构，从而保持贸易收支平衡，积累外汇储备。追求贸易平衡或贸易顺差是我国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之一。因为我国货币的不可兑换，我国长期受到外汇短缺的制约，外汇储备余额既是进口需求的来源，又是对国际融资和偿还外债的担保，因此保持贸易顺差将为增加外汇储备提供保障。

自1979年起，中国实施外汇留成制度，同时外汇市场逐步发展。1994年初，

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轨，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有条件可兑换。经过两年的过渡期，1996年12月1日正式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义务，取消了对经常项目交易的外汇限制，自此人民币实现经常项目下完全可兑换，外汇管制有所放松。但是没有采取外汇现汇制，而是采取了对货物贸易以及大多数服务贸易实行指定银行的结汇和售汇制。外资企业尽管可以开立自己的外汇结算账户，但超过最高金额的部分必须卖给制定的银行。这种结售汇制实质上是变相的强制管制体制，有利于国家通过银行控制外汇买卖。同时国家还加强了对出口收汇和进口付汇核销制度的监管。这种尚不彻底的自由化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企业自主经营的利益，也是中央银行在外汇和汇率市场上承担了过重的负担。因此，政府将继续在外汇管理体制中加强市场力量的作用。对所有企业实行意愿性结汇和售汇制是今后改革的方向。

3.3 贸易发展战略

贸易发展战略是指通过贸易和工业政府改变可出口品和可进口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来达到有偏向的刺激生产的政策。当贸易发展战略既不歧视内销的生产或出口的生产，也不歧视购买本国商品或外国商品时，它就被视为促进出口的“外向型战略”或“中性贸易体制”，而鼓励内销的政策则是“内向型战略”或“进口替代”的¹²。

从我国的关税和其他进口税的保护程度、配额和进口许可证等数量限制程度、对进口的补贴、对出口的鼓励和限制措施、外汇管制等方面政策的实证分析来看（盛斌，2002）¹³，我国的贸易发展战略经历了计划体制下的进口替代战略，到80年代开始注重发挥比较优势来扩大出口，逐渐转向出口导向，以出口促进抵消进口替代，90年代开始向贸易自由化的阶段过渡，开始了对贸易体制的重要改革，逐步为融入世界市场和与国际贸易规则相适应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除了连续对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进行较大幅度的削减外，关税结构中的剃度差距也被大大缩小，使根据实际保护率促进和扼制各种制造业活动的偏向更趋向“中性”（李善同，翟凡，1996；World Bank, 1997b）。税率的削减还有利于理顺国内的价格体系，使得廉价的劳动力替代了更昂贵的物质投入品。多年的外汇管制被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所取代，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增加了利用汇率杠杆促进出口的能力。可以说，我国的贸易发展战略正向着贸易自由化的方向迈进。在贸易发展战略的转变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转变：从阻碍贸易到促进贸易，从内向型到外向型，从逆比较优势到顺比较优势，从直接数量管制到通过关税等价格机制起主导作用。这样的转变使得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贸易战略的绩效得到了提高。

为了避免对缺乏竞争力的国内产业和企业产生过度的冲击，政府采取了渐进

的贸易自由化改革。政府将原先许多隐形的保护转化为关税等价格措施，再逐步削减它们，为此我们付出了巨大的过渡成本。在这一过程中出口行业逐步壮大，成为贸易自由化的主要支持者，而进口替代部门获得了政府的保障和补贴，削弱了他们对贸易自由化改革的阻挠。加入 WTO 可以说是我国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里程碑，对我国贸易自由化的改革起到了“固锚效应”。WTO 对于关税率约束、市场准入承诺、明文规定被禁用和可被申诉的补贴行为、对幼稚工业保护的过渡期、选择性保护条款等都限制了我国实施战略贸易政策的自主性。而且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对新兴发展中国家给予优惠和特殊待遇的条件也越来越严格，这也使我国失去了以往通过保护发展国内工业的“合法”保障。所以说实现无奖励偏向的“中性贸易”应是我国贸易发展战略的总目标。

虽然贸易自由化是大趋势，但是从政策动态来看政府至少在两个方面对这种进程另有考虑。一是对过快的放开进口限制给国内支柱性制造业造成的冲击有所顾忌，进口品的增加与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占有率的提高结合在一起，使政府注意到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节制外国企业对华攫取垄断利润，在这方面我国应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效应”的优势。二是优先发展高科技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我国认识到在经济一体化的世界中必须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才能够保持强有力的国际竞争力，因此需要国家利用贸易政策进行选择性的干预和支持。这两点反映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与完全信奉自由贸易的新兴工业化小国的区别。

3.4 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是指国家调整产业结构以及生产组织形式的政策措施体系。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政策性增长的学说，另一个是关于保护“幼稚产业”的学说。不管根据哪一种理论，产业政策的突出特征是它具有一种倾向性，是一国或地区为扶持某些特定产业而实施的倾斜政策。对其合理性的解释通常是：产业政策用于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在一个弱的市场或存在市场缺陷的市场中，产业合理化需要采取适当的政府政策引导部门间配置资源，保护未充分发展的幼稚工业，以及推动本国产品的市场开发。

产业政策的实施方法多种多样。在非中性的产业政策刺激体系中，投资、信贷和物资配置等是直接的鼓励和限制措施，而贸易政策与价格、利率等手段属于间接措施。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大量贸易保护措施的存在，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是混合在一起的。贸易政策在中国产业政策体系中同样也发挥了巨大的功能。

出口行业一直是我国的产业政策中鼓励发展的行业。出口产品在贸易经营权、外汇、退税、信贷上可以按照规定享受各种优惠政策，机械和电子行业是尤其受政府青睐的一个部门。而在进口方面政策差别较大，重点行业的关税保护率

极高，配额和许可证限制很严，但是对他们的中间投入品征收的关税较低，生产所使用的资本品也可以时不时得到特定减免或临时减免的优惠，这更加重了对重点行业的实际保护效应。所以说，作为产业政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贸易政策需要贯彻国家在工业部门次序和结构安排上的目标。进口政策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了政府产业政策的这种倾向性，是一种有意制造的“扭曲”政策。

但是中国运用贸易政策来实现产业发展的绩效总的来说是不佳的，由于相对与世界价格过高的溢价诱使企业纷纷进入，造成进入壁垒本来很高的部门却容纳这大量的厂商。以汽车为例，由于不能实现规模经济的生产，加上硬性的国产化率的要求，长期的高成本和低效率成为该部门的突出特征，由此造成的巨额机会成本的损失都转移给了国内消费者。因此，对重点工业部门的产业政策必须考虑到提高它们的灵活性和高效性，不但要增加国内市场的相互竞争，而且更要使他们暴露在出口角逐和进口竞争下。从这个角度看，贸易政策可能是鼓励优先产业发展的“次佳”方式。

随着在 WTO 体制下贸易政策规范的建立和健全，一些过去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公用的措施如出口补贴、非国民待遇、限制进口等措施被排除在贸易政策之外，贸易壁垒逐步削减，从而贸易政策在支持特定产业方面的作用相对降低。同时，产业政策也出现了新的发展方向，逐步演变成为“产业竞争政策”。传统的产业政策以扶持特定部门为目的，而产业竞争政策是以改善商业环境，使企业功能得到发挥为宗旨。¹⁴在传统产业政策中，确定被扶持的产业要求政府知之甚多，这是成本巨大的决定过程。经验表明，政府并不能很好地充当这一角色，市场地优胜劣汰机制在这方面比政府要略胜一筹。政府在新产业政策中的作用是营造产业发展地大环境，而不是面向少数目标产业。产业支持政策措施将逐步规范，强调与贸易政策、竞争政策的协调。最根本的一条是无歧视原则，确保公平竞争、自由贸易。因此要求减少政府行政干预，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补贴仍然存在，但不再是对个别产业，主要是用于支持研究开发、信息服务、投资或新企业进入。

3.5 国家经济安全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政府非常重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独立，这包括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维护国家政治和经济主权的原则特别体现在中国对一些战略性部门实施贸易自由化的态度上，农业和金融业就是两个突出的例证。

以农业为例，农产品是我国贸易保护的重点领域，粮食又是核心问题之一。粮食在中国不仅是经济问题，更突出的体现为政治问题。粮食在中国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最重要的物资，粮食安全状况因此也就一直被视为国

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指标。另一方面，政府希望通过保护粮食生产和提高粮食价格来增加农户的家庭收入。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中，农业基本上一直处于被征税的地位，通过价格剪刀差为中国的工业化积累了大量净储蓄。农民为改革作出的贡献应得到补偿。同时提高农民的收入还可以避免收入分配的恶化，对农业的贸易保护政策可以作为一种间接的收入转移手段。所以，中国政府一直坚持粮食的自给自足和粮食的贸易保护政策。几乎所有的粮食进口都受到进口许可证和配额的非关税限制，并且大部分通过国营进出口公司进行国家垄断经营。

但是从比较利益原理看，中国在粮食生产上并没有资源禀赋的相对优势。中国用占世界 7% 左右的耕地面积和水资源养活着占世界 22% 的人口¹⁵，人均耕地面积只有 0.12 公顷，是所有生产要素禀赋中最具比较劣势的（世界银行，1997b）。要维持粮食的生产，不可避免的要使消费者和工业生产者付出昂贵的代价。因此，粮食的自给自足和贸易的保护政策不但造成了生产的不经济和社会福利损失，而且还阻碍了中国的农业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也带来了与农业出口国之间与日俱增的贸易摩擦。既然这种保护忽视了效率，损害了农业资源的市场配置，那么政府为何坚持呢？就是考虑到粮食这种特殊商品的政治含义，将其视为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指标，还试图利用它实现稳定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的间接目标。

加入 WTO 之后，我国对农业的这种贸易保护政策的运作空间将有所缩小。首先，中国政府承诺对一般农产品的进口采取单一的关税管理制度，取消所有与 WTO 规则不相符的非关税措施。同时在 5 年减让期内逐步降低进口关税，并逐步增加大米、小麦等重要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提高配额管理的透明度。其次，中国政府承诺取消农产品的出口补贴。再次，在贸易制度方面，虽然特定产品清单中的商品（包括小麦、玉米、大米和棉花）保留以国营贸易制度为主，但承诺逐步放开外贸经营管理权。

因此，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政策将有所调整。中国支持农业的政策体系主要包括国家宏观政策（如财政、信贷和计划项目等）、收入支持政策（包括各种直接和间接收入补贴）以及市场价格保护政策（包括国内价格管理和贸易保护措施）三个方面。从贸易次佳理论角度来看，关税和配额等贸易保护措施的福利效果是最差的，因为它们作为支持农业的间接手段损害了消费者和将农产品作为投入品的生产者的利益。WTO 的农业协议将支持农业的国内政策分为两类：一是产生贸易扭曲的政策，包括国内价格支持、大多数直接性和间接性的收入补贴，这些措施必须按照“支持总量”的表示方法逐步削减；另一类是不引起贸易扭曲的政策，指政府执行某项农业计划时，其费用由纳税人负担而不是从消费者手中转移获得的，且对生产者没有影响的支持措施，包括病虫害控制、技术培训与咨

询等政府服务、粮食储备补贴、作物保险与收入安全计划、结构调整援助、地区援助计划等。这些手段被称为“绿箱”政策，允许被保留下来。因此，由于受到WTO协议的约束，中国今后将更多的利用免于减让的“绿箱”政策来支持和保护农业。这样，既避免了贸易保护政策的资源配置失当，降低国内替代生产的高成本，增进国家的福利水平，又可以减轻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承受的开放粮食市场的外部压力，为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入世界市场创造互惠的条件，因此粮食贸易的逐渐自由化对中国和主要出口国来说是“双赢”的战略选择。

3.6 小结

在“集权主义和权威主义”的体制下，国家目标和权威在中国贸易政策决策中起着主导作用。为实现国家对贸易的规划发展和贸易发展战略，采取了相应的贸易控制和贸易鼓励措施，同时还利用贸易政策配合产业政策以促进战略行业的发展，还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但是这种政府主导和干预的机制在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和加入WTO的情况下受到挑战，一些造成扭曲的贸易控制和贸易鼓励措施由于不符合WTO规则的要求而将逐步取消，这限制了战略贸易政策的运用，我国的贸易发展战略将逐步向“中性的贸易自由化”战略靠拢。在扶持战略产业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等方面过去扭曲的贸易政策的作用也将逐步削弱。但是这不意味着国家目标和发展战略的放弃，而是政策取向的调整，过去扭曲的贸易政策往往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和效率的低下，放松管制，鼓励竞争和避免扭曲的政策应该是更优的政策选择，WTO的外部制度约束促进了这种政策取向的调整。

第四章 中国贸易政策决策的利益集团影响

社会多元化利益结构是政府决策需要考虑的另一重要因素。由于各国政治和经济体制的不同，对贸易政策决策产生影响的利益集团的构成、特征和行为方式也不尽相同。对于中国来说，这些“有中国特色”的国内利益影响主要来自于中央行政部门、地方政府、国内各类企业或公司、在华投资的外商企业、消费者以及其他一些利益集团。

4.1 中央行政部门

尽管贸易法规和法案的制定都必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但是我国贸易政策的具体决策是由行政机构来决定的。中央政府对外贸易管理的行政机构设置比较复杂（如图 4.1 所示）。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贸易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在其领导下，共有十多个部门参与制定和实施贸易政策，主要包括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及其下属的国家机械和电子经出口办公室、关税税则委员会、海关总署、中国人民银行及其下属的国家外汇管理局、财政部、其他经济专业职能部门。事实上并没有统一的负责制定贸易政策和管理的行政部门，这造成了政出多门、权限混淆、机构重叠等体制的弊端。而且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和机制也没有明确的行政法规规定和公开的官方说明，政策的决策只是广泛讨论和协商一致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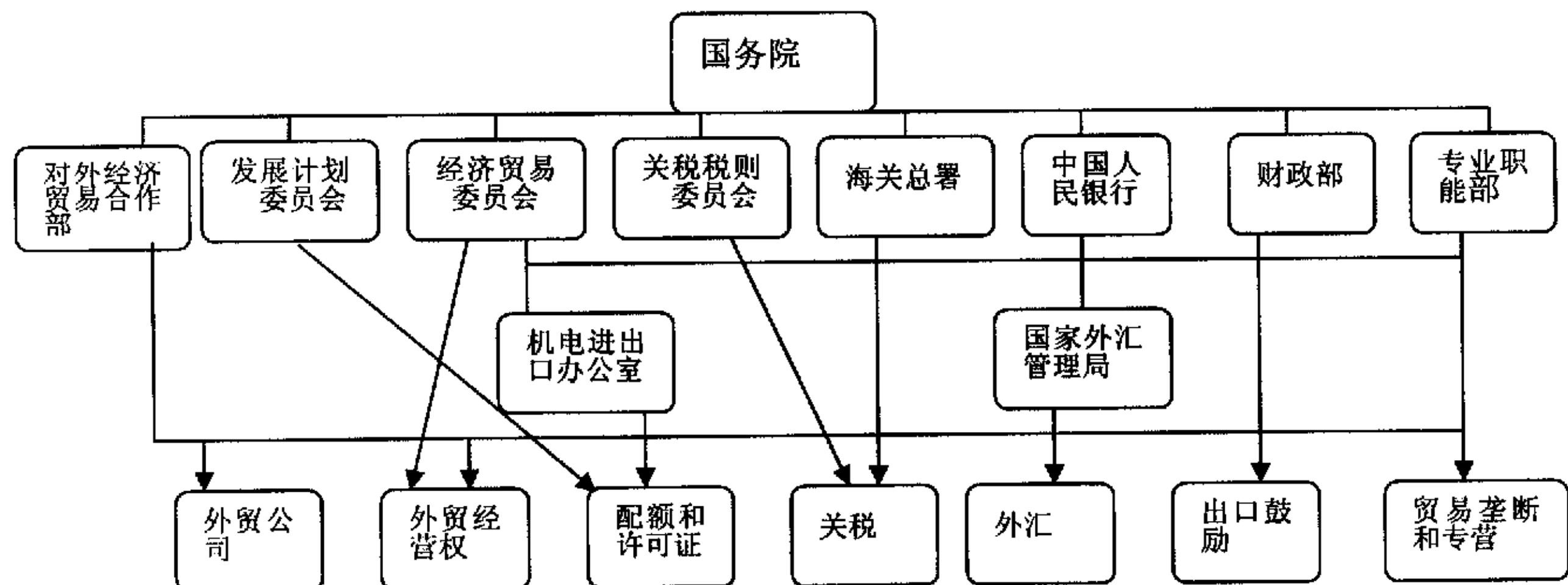


图 4.1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决策的行政机构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政府机构名录》整理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是管理中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行政机构，其主要职责包括实施外经贸的宏观调控、研究制定国家外经贸发展战略和进出口计划、制定贸易法律法规和管理办法、实施贸易监管、行业管理、贸易经营权的审批等。在入

世的多边和双边谈判中，它也发挥了核心的作用，一直是代表中国政府参与贸易谈判的主要行政部门。为应对中国加入WTO之后的新形势，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将新成立世界贸易组织司，中国政府世贸组织通报咨询局、进出口公平贸易局。世界贸易组织司的职能主要是承担中国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的日常谈判及处理中国同世贸组织的关系等各项事务。进出口公平贸易局主要承担中国对外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措施相关工作，负责指导、协调外国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反倾销应诉等事务。世贸组织通报咨询局主要负责对外界解释、通报中国有关外贸政策、措施。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在原来计划经济下主要发挥了制定各项指令性的贸易规划的作用。虽然随着市场经济的改革和指令性贸易规划的弱化，它的权力有所削弱，但是它仍担负着制定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贸易总量和结构调整目标和政策、行业规划等职责。¹⁶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是国务院管理国民经济和协调经济运行的综合部门，与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侧重于贸易的管理体制不同，它主要侧重于贸易的经营体制，以对企业的微观管理为主，根据发展计划以政策引导方式通过市场引导企业的发展，包括对企业外贸经营权的条件进行审批。¹⁷国家机电进出口办公室是国家经贸委的直属机构，是政府为负责管理机械电子产品贸易而设立的专门机构。由于机电产品进出口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比重，该部门在贸易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发挥了较重要的作用。主要包括制定机电产品进出口管理的方针和政策、调整管理目录和关税税则的制定、机电产品生产体系的建立和技术改造，进口的审批和管理协调等。¹⁸关税税则委员会是关税政策决策的最终裁定机构，实质上代替了立法机构对国家关税主权的决定。其职能主要是研究制定关税政策法规、税率调整、制定保护民族工业的关税措施、参与对外关税谈判、协调关税减免事宜等。¹⁹海关总署则是关税和其他贸易政策的具体实施和操作部门，决定着贸易政策的实际实施效果。人民银行和下属的外汇管理局是管理人民币汇率和国际收支的中央银行机构，相对于其他部委有明显的独立性。其外汇政策导向对进出口贸易起着重要影响。财政部不直接参与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但是需要就关税和其他贸易税对中央财政的影响进行协调。行业经济管理部门是计划经济下设置的机构。它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对行业企业实施直接管理和指导，而企业通过它向中央政府寻求各种保护和优惠政策。它往往成为了本部门受保护和享有垄断地位企业的代言人，阻碍了贸易自由化的改革。因此目前只保留了农业、电信等重要行业的专业经济部门，目的在于实现政企分开，打破贸易垄断和保护。

这种权力重叠和多头负责的政策决策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各部门的本位色彩和各种利益目标的冲突。决策权的分散赋予各个机构不同的分工职能，从而产生各自的预期目标和工作方案，导致有差别的政策观点和立场。而且各个机

构的信息来源和分析不同。这些都增加了贸易政策决策的协调成本。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各行政部门的政策协调。例如，进口配额的审批和分配权掌握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机电进出口办公室手中，而所有属于进口配额管理的商品必须申领进口许可证，这样虽然外经贸部是颁发进口许可证的唯一机构，但是在功能上有所被动。在配额和许可证的管理上需要上述几个机构的统一协调。虽然在这种多头管理的体制中各个部门间形成了非正规的协调机制，但是也造成了权限不明、相互扯皮的官僚主义和决策信息的混乱，降低了贸易政策决策的效率。而且各部门从自己的特殊经济利益出发往往会影响有利于国家整体经济利益的贸易政策的制定。因此，要提高贸易政策的决策效率必须改革这种复杂的多头管理体制，确立制定贸易政策方案的核心机构；明确政府的贸易发展战略和总体思想；建立政府机构之间授权、约束和决策辩论的机制；增强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和竞争性等等。WTO 对贸易政策透明度和统一性的要求将促进这种改革的深化。

4.2 地方政府

贸易政策从权利分配的角度讲是属于中央行政机构的，但在决策和执行过程中会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实行放权让利的改革，把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权和财政权逐步下放给各级省市。在外贸政策上，典型的案例就是 88 年开始实行的地方外贸承包制，即各省级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承包出口收汇基数、上缴外汇额度基数、人民币补贴基数指标，所有出口补贴与地方政府财政挂钩。中央政府希望通过刺激地方政府支持出口的积极性来扩大出口和提高出口绩效。由于出口补贴与地方财政的紧密联系，出口绩效一度好转，但是却造成了严重的地方割据和省际贸易壁垒。为发展本地区的对外贸易和完成指标，地方政府采取各种手段限制本地区货源外流，造成国内竞相高价购买原材料，对外却低价倾销的混乱的局面。91 年中央政府不得不取消了这一制度。

由此看出，地方政府在追逐地方利益的“理性”选择下，往往造成了国内市场的分割和地区间贸易壁垒的高筑。WTO 成员国对中国各级政府继续使用多种贸易手段表示关注，具体涉及补贴、税收、贸易政策及《WTO 协定》所涵盖的其他问题，认为这将降低了中国市场准入的安全性和可预见性。中国政府对此承诺，地方各级政府对于与《WTO 协定》有关的贸易政策问题没有自主权，中国将及时废除与中国义务不一致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其他地方措施。贸易制度的统一实施适用于各级政府。²⁰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对贸易政策决策的影响减少，出于“本位”保护主义的各类地方贸易保护政策也将取消，这有利于建立起统一的贸易市场。

但是，由于各地方的资源禀赋和经济比较优势不同，相同的经济政策会对不

同的省区造成不同的影响。对外开放以来，沿海与内地之间在进出口能力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对外开放使得沿海地区率先融入全球市场，劳动成本和运输成本的双重优势使得沿海地区在发展外向型生产方面占据有利优势。特别是 1984 年以来中国对加工贸易实施优惠的进口政策，对其进口的投入品减免关税和增值税，免领进口许可证，加工再出口时免征出口税和免领出口许可证。这种优惠政策实质上提高了对下游加工行业生产的实际保护率，是对他们的隐形补贴。由于政府对加工贸易的鼓励政策以及中国本身在劳动力资源上的低成本优势，使中国近年来的加工贸易获得惊人速度的增长。而东部沿海省份是该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因为他们在消费品的加工制造业方面最具有比较优势（特别集中在纺织、服装、皮革、旅游用品等）。相反，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优势产业恰好是与加工贸易进口的原材料和中间品相竞争的替代品。简和萨克斯（Jian and Sachs, 1996）的估算表明，自 1990 年以来，东部沿海省份和内陆省份之间的收入分配状况出现了 1978 年以来聚合趋势的逆转，这种离散的原因就是东部地区所拥有的国际贸易的天然的比较优势和从中央得到的优惠政策。因此，中西部的地方政府一直向中央政府呼吁取消对加工贸易的特惠措施，以实现加速这些贫困化省区的经济增长。取消该政策的建议最终并没有被官方所接受，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受到在优惠政策中已经积累了巨大既得利益的沿海省份和外国投资者的坚决反对²¹。

加入 WTO 以后，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内陆地区的这种差距有可能进一步强化。因为东部沿海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由于加入 WTO 将有更大幅度的提高，而中间品和资本品关税的进一步降低使得中西部地区的一些产业有可能退出市场，如石油加工、有机化工、化纤、金属制品、食品加工等。这些产业由于受到进口的冲击，在短期内会出现生产的萎缩。而且从长期来看，由于规模效应，中国的制造业在加入 WTO 之后将呈现向东部沿海地区进一步聚集的趋势，沿海和内陆的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只有制造业在沿海地区的充分聚集使得工业化进程在沿海地区率先完成，才能引发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这一过程无疑是符合经济格局演化规律的，加入 WTO 加速了这一过程的实现，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引来地方政府的不满。那些行业生产集中而与进口品相比又具有明显比较劣势的省份担心中央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后会对本地区的企业造成冲击并引发严重的工人失业问题，故而持反对和抱怨的态度。例如辽宁省政府的一份调研报告（辽宁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贸易结构课题组，1997）将中国东北地区钢铁、机床、家用电器和汽车等行业的停产、半停产以及破产归咎于今年来外国商品的“非适度进口”。

在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经济转轨的调整成本相当大的部分落在了企业和地方政府身上，其中失业问题所带来的财政救济和职业

再培训负担带来的压力最强烈。因此，那些有大规模失业现象的省市政府（主要是中国重化工业集中的地区）是反对中央的贸易自由化改革的，以避免承受更大的社会冲击和进行工业结构的调整。因此，中央政府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不得不考虑到这些调整成本和地方政府的要求，采取适度的贸易自由化的步伐。

但是，贸易自由化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加入 WTO 更加固化了这一进程。地方贸易保护措施必将取消，以适应中国整体贸易和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对于这一过程中的一些利益受损地区，中央政府直接的补贴将会是比其他贸易保护政策更优的政策选择。

4.3 国内企业

在非政府机构的利益集团中企业或商界是最具有特权和影响力的，这一点与西方国家是类似的。与消费者相比，企业对政府的影响具有许多特别的优势，这表现在：第一，企业有足够的资金用来开展活动；第二，企业界有健全而齐备的组织体系，每一个企业都是一个利益活动的主体，能够投入一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进行寻租活动。第三，企业能够更自由的接近政府，这是一般公民办不到的。

最典型的代表企业商业利益的组织就是行业协会和贸易协会，而这些团体又是在政府促进和允许下建立的，并接受政府的管理。行业协会为企业向政府进行利益表达提供了更有利和合法的载体，特别是行业内的少数大企业可以以整个行业的名义向上级机关反映情况。但是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行业协会在贸易政策的游说中发挥的作用是很少的，主要功能是提供行业统计、市场预测等服务。为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积极作用，我国对现有行业协会进行了改造：2001 年 10 家行业协会被国家经贸委赋予了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有关职能。²²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贸易单边救济手段为受到进口冲击的国内企业提供了一种官方的正式渠道的“行政保护”。一般来说，这包括通常的“反倾销和反补贴”以及“保障条款”。这些“准司法管理程序”迅速便捷，针对性强，无需立法机构长期的讨论。中国在贸易自由化的同时也加快了对贸易行政保护的立法工作，1996 年正式颁布了《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使企业得到了合法寻求保护商业利益的渠道。加入 WTO 以后，这一渠道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因为反倾销和反补贴以及保障条款是 WTO 规则下允许的合法的贸易保护手段。中国作为 WTO 的成员国，将积极运用这些手段为我国企业寻求更加公平的贸易利益保障，维护我国企业的正当贸易权益。行业协会在其中将起到积极作用。

贸易商会是由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同行业企业和公司组成，在进出口价格、配额和许可证等方面依照外经贸部的计划协调落实，并在不公正的进出口贸易中维护会员的正当权利。²³这些商会往往为行业内的一些大公司或集团控制，由此这些大公司和集团控制了进出口价格和贸易数量限制中的大部分额度。由于我国贸

易数量限制的盛行，而且缺乏透明和统一的管理，立法的硬性规定更多的让位于行政职能部门的安排，因此，纵容了企业为获得配额而进行的寻租行为。加入WTO以后，各项非关税数量限制将逐步取消，而且中国承诺建立透明、及时、可预测、统一、非歧视的配额管理方式。这些规定将逐渐减少不正当的企业寻租行为，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

除了行业协会和贸易协会这种组织性的利益活动外，在中国目前这种缺乏透明度和官僚主义严重的情况下，企业更多的是以非组织性分散和隐蔽的方式向政府部门寻租，包括意见听取会、政策咨询会，甚至私人接触等各种渠道。

当然企业的利益活动由于不同类型企业的地位不同，产生的结果也是不同的。在这些企业中，国有企业是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利益集团。虽然经过多年的改革，中国的非国有经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但目前国有企业仍然控制着所有铁路、民航、邮政和电信服务和大部分的金融、电力、煤炭、石油和金属开采业。相当多的企业由于长期的“软预算约束”体制造成亏损严重、效率低下、管理混乱、技术落后和人员臃肿等弊端，进口替代政策使他们大都集中在中国不具贸易比较优势的制造业（He and Yang, 1999），并得到政府很高的实际保护（World Bank, 1997）。由于国际竞争力差和既得利益，国有企业成为维护旧的贸易体制的主要利益集团。鉴于在经济利益和人事上的密切关系，国有企业能够比其他企业更便捷和有效的接近中央行政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来进行各种寻租和游说活动。许多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是中国贸易自由化改革进程中最主要的商业性组织障碍（Branstetter and Feenstra, 1999; He and Yang, 1999）。

加入WTO使得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保护性政策减少。首先WTO规则限制了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其次关税壁垒的降低减少了对企业的价格保护，再次非关税壁垒和市场进入自由限制的逐步取消降低了市场份额的保护。因此，国有企业将面临公平的市场竞争，政府与国有企业的高度合一将被打破。可以说，WTO规则对国有企业的要求给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契机，政府借助于WTO这一外部制度约束条件将逐步摆脱国有企业对改革的羁绊。

4.4 外资企业

外国企业在中国始终是一个有特殊地位的利益团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给予了外商投资企业许多优惠待遇，这主要包括：比国内企业低一半多的企业所得税；对进口的设备、零部件和原材料免征关税和进口增值税；允许全部保留并开立外汇帐户以及汇出外汇利润；直接向外国银行和中国境内经营外汇业务的银行借款等（中国关贸总协定谈判代表团，1993）。外资企业在这些方面享受了“超国民待遇”。因为中国政府寄予吸引外国投资以经济增长、解决就业、技术外溢、促进竞争等多种目标。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将制定优惠的外资政策以吸

收外国资本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在许多地方吸引外资的项目数量和金额还被视为考核官员政治业绩的重要指标。在东南沿海省份，外商投资企业的地位就更重要，它往往是支撑着一些制造业生产和出口的支柱。在中国鼓励吸引外资的同时，外商企业也逐步在各地形成了自己特殊的政治经济影响。

96年中央政府曾决定采取步骤取消部分外资优惠政策。²⁴因为在外商投资企业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在诸多商品市场上外资企业产品的份额显著提高，他们夺走了大部分国内企业的利润，导致后者经营效益的下滑，有的最终被外国资本所兼并和收购。外商投资企业这种迅速上升的商业优势被部分地解释为他们长期获得的优惠政策，国内公司抱怨他们与外国公司的竞争是不平等的。但是优惠政策的取消结果导致的外资流入下降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打断了这一政策变化，98年这些优惠政策基本恢复了。

但是外资企业在享有“超国民待遇”的同时，在某些方面却只有“低国民待遇”。例如：市场准入限制、持股比例要求、出口许可证的取得较国内企业困难，国家还规定了国产化要求、平衡外汇、产品出口比例等业绩要求。特别是汽车、石油化工等重要行业。这是出于对内资企业的保护考虑。这种“超国民待遇”与“低国民待遇”并存的现象是我国对外资企业政策的显著特征。这与WTO协议的要求存在背离和差距。

加入WTO以后，根据非歧视性原则要求，中国承诺在生产货物所需投入物、货物和服务的采购方面及生产的货物据以在国内市场和供出口的生产、营销或销售的条件方面，对所有外国个人、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给予非歧视待遇。²⁵并且中国将履行放开市场的承诺，加大对外商投资的开放程度，包括股权比例和投资领域。这意味着将以国民待遇原则调整对外资企业的政策，在开放外商直接投资的领域，逐步放弃歧视国内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和歧视外商投资企业的“低国民待遇”。这将为外商投资者提供更稳定和可预见的商业环境，同时一系列外商投资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完善将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环境，以吸引外商投资的进一步流入。鉴于外商投资企业对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上给予外国投资者一定的优惠政策，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保持对外商投资的一定优惠政策。

4.5 消费者

消费者在进口贸易自由化中可以获得福利提高，因为他们可以从中获得外国商品廉价而多样性的好处，特别是在国产的制成品价格大大高于国际价格且质量低劣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是，在现实社会中消费者对贸易政策决策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的，在政府的目标函数中消费者影响所占的权重很低(Branstter and Feenstra, 1999)。因为：

首先尽管中国存在消费者协会这样的社会团体，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团体代表消费者的利益对贸易政策进行影响。在传统的计划体制模式中，对消费者福利的考虑要让位于发展重化工业的首要目标，因此消费者的利益组织长期得不到政治上的鼓励。其次，对于单个消费者来说，一般不会自愿采取行动支持自由贸易，因为其受益可能不能补偿进行利益活动的成本，此外他还会指望其他人做出努力而使自己成为一个“搭便车”者。最后，消费者在贸易自由化问题上的态度可能是矛盾的，因为他们既是消费品的购买者，还是进口竞争品的生产雇员。

虽然消费者在政府的贸易政策决策中的影响较小，但是提高社会福利和维护社会收入分配公平在政府目标函数中仍是考虑因素之一，特别是社会收入分配公平问题。政府必须考虑到贸易自由化政策带来的收入分配效应的影响，兼顾效率和公平。

加入 WTO 虽然总体福利由于贸易的扩张和价格扭曲的减少而提高，但是福利的提高并不是均匀分配的。据李善同，翟凡（2000）的一般均衡模型测算，加入 WTO 造成我国总体基尼系数提高 0.00531，意味着收入差距的拉大，体现了公平和效率的矛盾。但是将农村和城镇分开考察时，两者的基尼系数都下降了，说明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是造成总体基尼系数上升的原因。而农业贸易自由化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从测算结果看，农业贸易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与总体结果类似，而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取消 MFA 是有利于消除农村和城镇收入差距的。²⁶对农产品进口的数量限制的削减和农产品进口关税的削减会降低国内农产品的价格，从而降低农产品生产要素的报酬，熟练劳动力工资的提高显然大于农业劳动力工资，资本的报酬也大于土地的租金。因此农民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是主要受害者，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将有所扩大。而且从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来看，进口消费品在高收入的城镇居民的支出中占的比重更大，因此进口消费品价格的降低给其带来的福利提高更大。

但是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是暂时的。虽然对农业的保护可以暂时提高农民的收入，但是这不是持续的办法。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对农业的保护成本将上升，越晚改革扭曲将更严重，更重要的是阻碍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放开农产品市场换得其他具有比较优势产品在他国的市场准入，这将为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赢得空间。对这样的结构调整和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暂时的收入分配的不公，政府应该配合国内税收政策和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来缓解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各个群体较为均等的享受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提高，实现劳动力的平稳转移和结构调整，防止由此带来的社会不稳定。

4.6 小结

贸易政策的决策和实施受到多种利益集团的影响。其中中央政府行政机构由

于具有官僚体制中功能性的独特优势而发挥着最显著的作用。但是多头管理的体制造成了贸易政策决策机制的效率不高。建立统一的透明的贸易政策决策和实施的行政机构将是未来的调整方向。由于 WTO 框架的限制，地方政府在贸易政策的决策中的作用削弱，贸易政策的决策权集中在中央政府以保持贸易政策的统一实施。对于贸易自由化造成的地区间差距中央政府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偿，这与低效率的省际贸易保护措施相比是更优的政策选择。除了中央和地方行政部门外，企业和消费者也是影响贸易政策的利益集团。在各类企业中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具有重要影响力。国有企业一直受到高度的保护，WTO 的外部制度约束将使政府逐步摆脱它对贸易自由化改革的羁绊。外资企业因为其对我国经济和贸易的巨大贡献而一直得到政策上的优惠，但同时在市场准入等方面受到歧视，WTO 的国民待遇原则将使其得到更公平的政策待遇。企业对贸易政策的影响除了以组织性的行会和贸易商会等方式外，更多的是以分散和隐蔽的方式向政府主管部门寻租，在加入 WTO 的情况下各种政府贸易控制和审批制度的逐步取消，将减少企业对政府部门寻租的政策空间。与企业相比，消费者由于利益的分散对贸易政策的影响较小，但是政府出于维护社会收入分配公平和社会稳定的考虑，对于入世造成的福利分配不平衡和农村城镇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将采取适当的收入转移措施，包括税收调整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

第五章 参与 WTO 机制的中国贸易政策

贸易谈判机制、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和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是 WTO 的三大机制和基本功能。贸易谈判好比一个市场，通过这个市场各国建立并修改规范成员行为的准则，并且在互惠的基础上进行市场准入承诺的交换，从而推动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互惠是达成协议的一个工具，非歧视的国民待遇原将双边的协议扩张到了多边框架下，通过互惠和非歧视原则达到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的目标。同时为了对贸易自由化过程中暂时受到冲击的利益集团做出适当的补偿，在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中允许存在例外和采取保障措施。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和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则是监督和约束 WTO 协议得以有效实施的工具。

下文将就 WTO 的这些机制和中国的参与做具体的分析。

5.1 贸易谈判机制

贸易谈判是 WTO 的首要机制，也是驱动多边贸易体系的动力，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飞跃正是通过一系列“贸易回合”的方式实现的。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中，GATT 主持了八轮多边贸易谈判，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WTO 正在发起“新千年回合”。

多边贸易谈判好似易货贸易，由于缺乏可接受的交换中介(货币)，因此只有当交易存在巧合且贸易者对商品的边际价值认可都相等时，交易才可能成功 (Hoekman and Kostecki, 1995)。所以 GATT/WTO 谈判首先需要建立一个议程，包括愿意进行谈判的所有成员方感兴趣的议题。确定谈判议题的工作本身就是一场谈判。妥协可以是某个议题内的，例如从第一轮日内瓦回合到第七轮肯尼迪回合只集中在关税减让上，但最近的两轮谈判(东京回合和乌拉圭回合)以及“新千年回合”的动向则体现出跨议题谈判的明显趋势。富有成效的议题挂钩可以大大扩展谈判空间内可行的方案的集合，增加贸易的潜在收益，从而使所有参加方获得帕累托改善。贸易回合在跨议题的议程下为贸易谈判提供了一揽子方式，一揽子解决增加了合作互惠的范围，因为参加方可在广泛的议题中寻求并保证获得互惠。对世界贸易中政治敏感部门进行的改革在全球一揽子的背景下可能会更可行，乌拉圭回合中农产品贸易的改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这种互惠谈判方式也受到一定的约束，并承受着巨大的风险。一方面，国内进口利益集团在本国政府确定谈判议题的立场上施加了影响，在特定条件下由于利益集团的反对，有些议题挂钩根本不可能，因而部分帕累托有效的妥协方案就会被排除。另一方面，议题挂钩的先决条件是一个国家为了换取某个议题的要价而做出的出价必须满足对方的利益需要，当一国感到在最关心的议题上的收获相对微不足道时，由于缺乏出口利益集团的有力支持，很难想象达成互惠贸易协议。而且一揽子谈判意味着参加谈判的各方必须接受全部达成的所有协议的条款，按照这种模式，对于

谈判的结果不允许有选择的接受，要么全部接受，要么就全盘否决。在所有谈判方全部接受协议以前，谈判不可能终结，因此谈判时间可能久拖不决。

目前以欧盟和日本为代表的一方继续支持这种一揽子谈判模式。但美国认为，采用延续数年的谈判方式和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变化的新形势和需要，应该采取“分部门”解决的谈判模式，也就是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分步骤有重点的进行。谈成一个实施一个，不要希望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加拿大提出采取分专题谈判方式，即在一定的时间内，汇集相同的专题构成专题组进行谈判。这种谈判方式要求先就容易的专题采取“早日收获”的谈判办法。其优点是前两种谈判方式的折衷与协调，但问题是如何取舍专题的先后及由谁来确认。

谈判模式的分歧背后，其实质是反映了不同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和国际竞争方面的差异，其实也是一种为自己争取最为有利地位的策略竞争。美国近年来更加注重从双边和部门协议的谈判代替多边回合的谈判，认为这样更能够凭借其经济实力和谈判实力，集中精力逐步攻占不同的部门和国家，为快速结束谈判赢得期待谈判结果。但是就发展中国家来说，多数发展中国家认为多边要比双边好，多边协议需要所有谈判方接受协议后才能完成，因此，有可能推迟最后完成的时间，可以争取更为充足的时间完成改革和市场发育的进程。而且采用一揽子模式，可以避免由于双边和部门谈判而使谈判结果受制于美国等谈判强国。采用一揽子承诺方式进行范围较为广泛的谈判，这将有利于在不同的谈判议题之间进行利益平衡。发展中国家对付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如在农业和海运服务、纺织与服装业等)的最好办法就是以一揽子承诺方式开放本国市场，并以此对付国内贸易保护的压力。如果通过部门对部门或产品对产品的局部自由化谈判，则会使发展中国家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自然也支持一揽子的多边谈判，这也是我国积极加入WTO的原因之一，希望借助多边的谈判避免双边谈判中受制于发达国家的难题。

就具体的议题而言，在新一轮的贸易回合中，各方由于利益的不同在谈判中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从西雅图会议和多哈会议的分歧来看，主要集中在：

1. 原有协定的执行问题，主要包括执行反倾销协定、纺织品贸易协定及进一步落实有关关税减让协定等，其中反倾销问题最严重，由于规定的宽松，各国频繁使用反倾销手段实施贸易保护。发展中国家指责发达国家没有很好履行乌拉圭回合的谈判达成的协议，发展中国家没有从中得到应有的好处，要求加强对现有协议实施的审议与监督，而发达国家则指责发展中国家没有很好的履行协议，要求发展中国家在过渡期后全面履行有关协议，不能给所有国家延长过渡期。由于贸易自由化“不进则退”的“棘轮效应”，任何一轮贸易回合的成功都是下一回合的重要保障，所以只有保证原有协议的真正实施，

才能保证下一回合的成功。

2. 农业贸易，服务贸易，贸易与环境，劳工标准等问题。农业问题一直是欧美之间分歧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多边贸易谈判中矛盾最突出的一个领域。欧盟各国由于面临本国农场主集团的强大压力，不能不竭力维护自身的农业利益，这遭到美国、“凯恩斯集团”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服务贸易领域是发达国家迫切希望展开全面谈判的领域，迫使他国减少市场准入限制和保护，而发展中国家则强调这一进程要考虑成员的整体和部门的实际水平，遵循逐步自由化的原则。在贸易与环境，劳工标准问题上，发展中国家也受到发达国家苛刻标准的限制，这对发展中国家贸易非常不利。
3. “新议题”问题。发达国家要求将贸易与投资、贸易便利化、贸易与竞争政策的关系和政府采购的透明度等问题发起谈判，但是发展中国家很难就上述方面实施发达国家提出的要求，而且认为由于乌拉圭回合的许多协议未完全实施，将新贸易问题纳入谈判议题，只能使问题更为复杂化。

这些分歧体现了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不同的利益矛盾冲突，也体现了贸易自由化和国内利益保护的矛盾。多边贸易谈判的结果是各方博弈的结果。

中国在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出席的世界贸易组织总理理事会会议上，已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对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立场。中国一向支持在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利益和合理要求的基础上，启动新的多边贸易谈判。中国主张新的多边贸易谈判的目标为：一、有利于建立公平、公正和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二、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三、有利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平衡，特别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实现上述的谈判目标，我国在参与新的多边贸易谈判中，首先要努力推动多边贸易体系自身的改革和完善，确立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世界贸易体制；其次要始终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贸易谈判中的全面合作，充分维护发展中国家整体的经贸权益；再次要坚持互惠互利的基本原则，顺应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潮流，全面加强与各贸易方的合作，促进各方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在切实维护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贸易利益的同时，我国还应从自身发展的要求出发，对各项谈判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和统筹规划，对有关谈判议题要高度重视，明确谈判的目标和策略。如对反倾销议题的谈判，要进一步明确反倾销的界定和严格执行有关协议，以最大限度减轻国外反倾销对我出口贸易的损害；在有关服务贸易议题的谈判中要坚持服务市场开放的渐进性和双向性原则，努力减缓服务市场外来竞争的冲击，并为我国服务贸易走出去创造有利条件；在有关农产品议题的谈判，既要注重保护目前自身农业的发展，又要着眼于长远，为我国农业和农产

品参与国际竞争排除障碍；在有关各项新议题的谈判中，要有前瞻性，要积极参与新规则的制定、努力掌握未来我国全面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动权。总之在全面参与新的多边贸易谈判和推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维护和增进自身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

5.2 争端解决机制

WTO 争端解决机制在整个 WTO 体制中具有核心作用，是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支柱，稳固的争端解决机制能够保证诸边贸易规则得到尊重与实施。WTO 争端解决的实质在于：不是决定当事国在有关案件中的胜败或制裁某一当事方，而是求得有关争端的有效解决，维持和恢复争端当事方依照有关协议的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正如前文博弈模型中指出的它起着监督互惠贸易协议“自我实施”的作用，该机制具备加强约束任何成员方通过“废弃和损害”行为进行违约的作用，从而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

与其前身 GATT 下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相比，世界贸易组织下的争端解决机制得到了极大的强化。这个机制强调法律规则，而不是实力规则，主要以司法手段解决争端，而不是外交手段。因此 WTO 争端解决机制被认为是“从论坛和调解委员会变成法院或仲裁庭的革命”(Hoekman and Kostecki, 1995)，它提高了 WTO 作为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使多边贸易体制更安全、更具预见性和更稳定。而且与原先的 GATT 程序相比，新的机制体现了平等、迅速、有效和有约束性的原则，它对案件的处理作了更严格的时间规定和程序安排。更为有意义的是裁决是自动生效的，除非各方一致否决这一裁决，否则败诉方不能阻止裁决的通过。争端解决的权威性因此得到了维护。

具体而言，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基本程序包括：1. 协商；2.斡旋、调解和调停；3.仲裁；4.专家组程序；5.上诉程序；6.对执行争端解决机构的建议或裁决的监督；7.补偿与报复。WTO 从程序的一开始就鼓励协商与调解，而且在以后的程序中也随时希望双方达成庭外解决，显示了它作为“再谈判论坛”的性质，用博弈模型的语言来说就是确保成员国不要违约背离(最)合作关税。当调解无效而进入专家小组工作阶段后，争端解决机制开始体现出它搜集、散布和澄清信息的作用，通过调查和取证能够弄清贸易量的减少是由于市场波动造成的，还是被诉方违约造成的，对于那些透明度不高和情况复杂的非关税壁垒的申诉的调查尤为重要。只要调查的成本低于无谓的贸易战的成本，该机制就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赔偿和授权报复是争端解决机制进入到最后强制执行阶段的两种选择方式，赔偿显然要比报复好得多。²⁷这体现了该机制最为重要的功能，即在寻求最终的多边补救方式之前排除任何单边行动，因为它会使各国退回到多边合作之前的非效率福利水平上。它限制了大国任意采取“侵略性的单边主义”(如美国的 301 条款)

向其他国家“不公平贸易”行为施加压力的可能性。降低单方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是保障力量较弱小的国家进行公平贸易的一个重要措施。最后还应特别指出的是，多边争端解决机制能够克服双边关系中存在的“势力不均衡”，因为在两国的贸易战中总是大国损失更小，所以在双边框架下约束它违约的力量较小。而在多边框架下，违约将受到所有相关方的联合上诉或报复，增加了违约方的成本。这就是强制协议实施的“第三方效应”——交换和汇集实施力量。

发展中国家一直是“单边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我国也同样如此。由于自身经济实力的限制，我国曾一度饱尝经济大国单边制裁的痛苦而不能采取合理的抵制与报复行为，因此，迫切要求在有保障的国际多边自由贸易体系下解决争端。如在外国对华出口反倾销案中，美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均以中国系“非市场经济”为由拒绝引用我国国内价格，而使用替代国国内价格作为衡量倾销幅度的依据，致使反倾销税率大大高于正常关税。由于我国过去不是WTO成员，外国在采用反倾销措施时，既无须遵守对GATT及WTO相关协议的承诺，也无须遵守WTO对发展中国家成员克制行事的相关规定。我国也无法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正当权益，只能通过双边谈判来寻求解决办法，导致交易费用、谈判成本高且效果不理想。甚至，有许多企业由于自身实力的限制不能到国外会见申诉方进行辩护，而这种不积极应诉就意味着默认倾销行为，也就使国内出口企业放弃了本应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机会。更严重的是，企业失去了许多海外市场，对我国出口贸易乃至经济增长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加入WTO后，我国企业和产品在受到外国不公平和歧视待遇时，就可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国企业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合法权益。我国将改变过去双边的以外交手段来解决贸易争端的方式，更多的以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手段来解决，避免发达国家单边主义的制裁和报复。

5.3 贸易政策审议机制

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作为WTO的三大机制之一，它的有效运行，对于改善国际贸易环境，促进成员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规则和制度的遵守，预防政府间贸易争端，具有重要意义。关贸总协定最初没有建立一项约束缔约方贸易行为的一般监督机制，主要通过有关条款来促进各缔约方贸易政策措施的透明度，从而监督多边贸易规则的实施。结果监督机制的缺乏导致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多边贸易体制遭到侵蚀。因此从东京回合开始，关贸总协定试图在加强对缔约方贸易政策和实践监督方面有所作为。到乌拉圭回合谈判时终于达成了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协议，决定从1989年4月12日开始临时运行。1995年1月1日，伴随着建立WTO协定的生效，世贸组织的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开始正式运作。其目的有二：一是改善WTO成员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规则、纪律以及承诺的遵守；二是通过对

各成员贸易政策与实践的理解和提高透明度，更有效地发挥多边贸易体制在世界经济中地作用。

贸易政策审议机制是 WTO 对各成员国贸易政策的一项监督机制。无论是发动乌拉圭回合的《埃斯特拉角部长宣言》，还是《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三》，均把加强对缔约方、成员方贸易政策和实践的监视，确保多边贸易体制更加平衡的运作，视为贸易政策评审机制的最终目的。评审活动不仅仅只是通报各成员方的贸易政策和实践，更为重要的是，各参加方要对接受评审的成员方的贸易政策和实践做出集体评估，他们或批评，或表扬，或敦促改正。同时在这项监督机制中体现了透明度原则的要求。透明度是世贸组织的一项内在原则，其含义是：世贸组织成员方正式实施的有关国际贸易的各项政策措施，以及成员方间鉴定的、影响国际贸易的现行协定，都必须公布，以使各国政府和贸易商都可以得到并了解这些法律和规章。为确保这一原则得以实现，世贸组织建立了一整套透明的约束机制，包括成员方有义务公布自己的经贸政策，设立咨询点以供经贸政策查询，履行通知义务等。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更加了解成员方的贸易政策和实践，实现其更大的透明度，从而使多边贸易体制更加平衡地运作。”另外，从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地运作上看，成员方地定期报告制度，评审过程中各有关方之间地质询和答辩，以及审议结束后各方报告地公布，均体现了透明度地要求；不仅如此，贸易政策审议机制还倡导成员方国内贸易决策的透明度。作为贸易政策和实践的国际透明度的对应部分，国内贸易决策透明度对于各立法机关在决策中顶住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广泛听取社会各方意见，更好的权衡一项贸易政策的损益，制定出真正符合本国长远经济利益的贸易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一旦加入 WTO 所有成员的贸易政策和实践将无一例外地受到评审，审议的周期将根据一成员国的贸易政策和行为对多边贸易体制运作的影响，也就是该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的大小来决定。凡轮到接受评审的成员，必须在当年向贸易政策审议机构提交其贸易政策和做法的详尽报告。两次审议中间，若一成员国的贸易政策发生重大变动，必须向贸易政策审议机构提供简要报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也必须接受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政策评审。按照中国在世界贸易额中所占的比重，中国将被列为以四年为评审周期的国家之一，每隔四年被评审一次。

一方面，接受贸易政策审议促使我国的贸易政策及其决策过程更加透明化，敦促我国不断检验自己贸易政策的发展变化，制定更加符合 WTO 协议规定的贸易政策。虽然我国的贸易政策经过一系列贸易自由化的改革，但是与 WTO 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促使我国尽快地对那些不符合 WTO 协定要求地贸易政策进行改革，而且使得政府在贸易政策决策过程中可以顶住贸易保护

主义的压力，制定出更加符合我国总体经济利益的贸易政策。我国在接受审议时提交的经济贸易政策报告中应重点阐明我国为经济贸易政策向WTO靠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对于实际的困难也可以详细说明，求得体恤和谅解。这对于取得其他成员国的信任，赢得稳定的外贸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我国可以参加对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审议，因为他们的贸易政策和做法直接关系到我方的切身利益，参与对他们的贸易政策审议，可以更好的了解与理解这些成员的贸易政策和做法，同时可以针对他们采取的贸易政策措施提出质询，对于那些明确违反WTO规则、制度和承诺的行为提出早期的警告，以确保我国的对外贸易渠道保持畅通。

5.4 保障措施

保障措施是指WTO成员因承担多边贸易协定义务的结果，使进口大量增加，致使进口产品给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有严重损害威胁时，依照有关法规、规则采取的暂停履行其承担的义务，或提高关税或进行数量限制等的措施。保障措施包括三类：“不公正贸易行为”，即反倾销、反补贴，必须在特殊条件下才能够使用；“临时例外”包括国际收支、保护幼稚工业、紧急保护、一般豁免，无须证明存在“不公平性”和经过其他成员方的认可（但必须通知）；“永久性例外”包括一般例外、国家安全、关税重新谈判，必须经其他成员方的同意才能使用。

保障措施是进口国经济上的一个安全阀，也是平衡WTO自由贸易所造成的事上的不公平的杠杆。保障措施作为救济产业损害、平衡贸易利益的重要的贸易政策手段，对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至关重要，其作用已受到WTO成员的日益重视。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将在短期内把关税降至相当低的水平，并在几年内逐步取消许可证、配额和数量限制等非关税措施。与此同时，更多的行业将向世界开放，迎接众多外国竞争者的挑战。入世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全面开放的新阶段，这为国内产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同时，中国又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大量颇具竞争力的外国产品与服务的涌入，会给国内产业造成巨大的冲击。此种情况下，我国可以在遵循《保障措施协议》前提下，适时实施保障措施保护受冲击的行业，它为我国产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一个“安全阀”，是对传统的不符合WTO协议的贸易保护措施的替代。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他国运用保障措施对我国出口的限制。在这方面入世协议中的一些特殊安排使我国受到制约。首先，在中国入世之日15年内，WTO各成员在针对原产于中国的出口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时仍可根据“非市场经济”标准，采用替代的第三国可比价格，除非“如受调查的生产者能够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²⁸其次，

在反补贴措施中，WTO 其他成员在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补贴调查时认定接受补贴者所获利益计算，“可使用考虑到中国国内现有情况和条件并非总能用作适当基准这一可能性的确定和衡量补贴利益的方法。”²⁹换言之，基于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因素，其他 WTO 成员可采用中国以外的情况和条件。还有，中国入世协定 16 条对原产于中国的产品进口至任何 WTO 成员领土时，造成所谓的“市场扰乱”，受此影响的 WTO 成员可以采取的特别保障措施，做了非常详细的规定，并且在中国入世后 12 年内有效。³⁰显然，这允许其他 WTO 成员偏离 WTO 保障协议的一般规则，即保障措施所针对的进口产品是不管来源的。这些偏离一般规则的保障措施将对我国商品的出口造成极大的制约。

5.5 小结

WTO 是一个交换和谈判的场所，通过多边的一揽子互惠的贸易谈判推动全球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入世使我们搭上了 WTO 贸易自由化的列车，中国在入世的谈判中通过开放国内市场，赢得了其他国家市场准入机会。多边的 WTO 贸易谈判机制有利于我们避免在双边贸易谈判中受到发达国家的制约，保障自身利益。在新一轮的贸易谈判中，我国的宗旨是维护多边体制的同时尽量保障自身利益。WTO 在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同时，为平衡暂时受损集团的利益，允许例外和保障措施的存在，它起到了保护国内经济的“安全阀”的作用。在传统的贸易保护措施逐步取消的情况下，它成为了一种合法的贸易保护措施。我国将积极利用这些措施保障国内企业的利益。但是鉴于我国的非市场经济因素，他国在对我国运用保障措施的时候可以偏离一般规则的限制，这对我国出口利益造成了很大损害。WTO 争端解决机制和贸易政策审议机制是监督和约束 WTO 协议有效实施的工具。他们一方面监督我国尽快对不符合 WTO 协议的贸易政策和法规进行改革，另一方面防止他国对我国的单边贸易制裁，保障我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第六章 结论

在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贸易政策作为政治市场的产物,其决定受到一国政治和经济体制各方面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解释贸易政策的存在和变化比之前的纯贸易理论更具有现实性。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其体制明显体现出“依存市场的集权主义或国家主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明显体现出政府导向。这种制度决定了贸易政策的“国家战略主义”。

国家利益和政府目标在贸易政策的决策中占有最重要的影响。贸易政策除了实现收入再分配目标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贸易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吸引外国资本,配合产业政策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引进先进技术等国家发展战略目标。这主要表现在贸易发展规划、贸易控制、贸易发展战略、产业政策、国家经济安全、国际收支及外交、文化等非经济目标等方面。为实现国家对贸易的规划发展和贸易发展战略,采取了相应的贸易控制和贸易鼓励措施,同时还利用贸易政策配合产业政策以促进战略行业的发展,还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同时贸易政策的决策和实施受到多种利益集团的影响,包括中央行政部门、地方政府、国内各类企业或公司、在华投资的外商企业、消费者以及其他一些利益集团。在政策的决策过程中,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由于具有官僚体制中功能性的独特优势而发挥着最显著的作用。但是部门众多,职权混杂造成了一定的目标冲突。与之相比,其他非行政利益集团如企业和消费者对贸易政策决策的影响较小。企业更多的以分散和隐蔽的方式直接向主管行政部门进行寻租,而非通过专业化的组织向政府游说。

因此,中国的贸易政策决策机制体现了“国家战略主义”和“行政决策”的特征。但是,这种机制的效率受到怀疑。为实现国家战略而采取的非中性的贸易政策往往带来了低效率、非竞争性和福利损失。行政决策的过程缺乏透明度,由于缺乏公开的游说渠道,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严重。

加入WTO可以说是对这种贸易政策决策机制加上了一个外部制度约束,接受WTO的机制和规则将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包括贸易自由化改革的“固锚效应”。WTO包含了一整套规范其成员国贸易政策的具体法律义务,是各国贸易政策的行为守则。WTO的原则和规定缩小了政府使用具体贸易政策的自由度。政府主导和干预的机制受到挑战,一些造成扭曲的贸易控制和贸易鼓励措施出于不符合WTO规则的要求而将逐步取消,这限制了战略贸易政策的运用,我国的贸易发展战略将逐步向“中性的贸易自由化”战略靠拢。在扶持战略产业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等方面过去扭曲的贸易政策的作用也将逐步削弱。但是这不意味着国家目标和发展战略的放弃,而是政策取向的调整,过去扭曲的贸易政策往往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和效率的低下,放松管制,鼓励竞争和避免扭曲的政策应该是更优的

政策选择，WTO 的外部制度约束促进了这种政策取向的调整，促使我国贸易政策选择的优化。

而且 WTO 就像一个桅杆，政府可以将自己绑在上面逃避各种利益集团的呼喊。这有利于使政治市场的失灵得以纠正，至少是部分的纠正，因为一国如果背弃自由化的承诺是要对受影响的国家做出赔偿的。这增加了为安抚国内利益集团而制定低效率贸易政策的成本和可见度。从中央行政决策机构来看，建立统一的透明的贸易政策决策和实施的行政机构将是未来的调整方向。地方政府在贸易政策的决策中的作用削弱，贸易政策的决策权将集中在中央政府以保持贸易政策的统一实施。除了中央和地方行政部门外，企业也是影响贸易政策的利益集团，为了需求保护而向政府主管部门寻租。WTO 的外部制度约束将使政府逐步摆脱它们特别是国有企业对贸易自由化改革的羁绊。对于贸易自由化造成利益集团利益的重新分配，中央政府的适当收入转移和补偿措施将是比低效率的贸易保护措施更优的政策选择。

当然，WTO 不仅是一种行为规则和外部约束，它本身也是各国政府间合作博弈的结果，是一种政治的产物，是一个交换和谈判的场所。入世使我们搭上了 WTO 贸易自由化的列车，并且可以在多边机制下参与对贸易规则的制定，我们应充分利用这种机制保障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应有的地位和权益。

注释

¹ 本贸易条件是世界价格的倒数

² 这与 Grossman 和 Helpman(1994,1995)的研究结论十分相似, 他们最初通过“出售的保护主义”的分析给出了一国行业性最优保护率的结构式, 当考虑贸易战时, 除了本国政治经济参数外, 还增加了贸易条件因素(外国的出口供给弹性), 在贸易谈判的情况下, 最优保护率取决于谈判过程和技术参数, 但贸易条件因素被消除了。

³ 图中所示的 Ω 和 C 曲线具有特殊的凹凸性, 一般来说, 在不设定其特殊性质的情况下, 它们之间有可能存在多个交点, 即 π^c 有多重解。

⁴ WTO 秘书处 (2001): 《对 WTO 的十种常见误解》, <http://www.wto.org>

⁵ 参见 盛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第八章中国工业贸易保护结构政治经济学的实证分析

⁶ 《2004 中国统计年鉴》

⁷ 参见 李善同, 翟凡《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动态一般均衡分析》, 载于《世界经济》, 2000 年第二期

⁸ 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书》, 《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

⁹ 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书》

¹⁰ 引自《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

¹¹ 引自《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

¹² 按照这种广泛被接受的划分标准(世界银行, 1987), 中性贸易和偏向出口的政策都是促进出口的贸易取向。不过, 一些经济学家(如克鲁格)对出口导向的含义的理解略有不同, 他们认为只有当对出口的刺激超过了面向国内生产和销售的保护程度时, 才可称之为出口导向政策。

¹³ 由于缺乏足够和有效的年度数据, 无法利用单项数量指标对中国贸易发展战略的演变做出精确的刻画, 此方法为质量指标描述的多指标法, 通过关税和其他进口税的保护程度、配额和进口许可证等数量限制程度、对进口的补贴、对出口的鼓励和限制措施、外汇管制等方面政策变化, 分析说明中国贸易发展战略的演变。具体参见盛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

¹⁴ OECD: New Directions for industrial policy. OECD Policy Brief. No.3, 1997

¹⁵ 《中国粮食问题》, 政府白皮书,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996 年 10 月

¹⁶ 《中国政府机构名录》, 新华出版社, 1996

¹⁷ 《中国政府机构名录》, 新华出版社, 1996

¹⁸ 《中国政府机构名录》, 新华出版社, 1996

¹⁹ 《中国政府机构名录》, 新华出版社, 1996

²⁰ 引自《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

²¹ 参见裴长洪《关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若干问题》，载于《对外经贸研究》，1998年，第16/17期；张小济《应积极开拓加工贸易中间投入品的国内替代供应市场》，载于《对外经贸研究》，1997年，第16期

²² 参见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关于授予有关行业协会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有关职能及委托有关工作的通知》(国经贸产业〔2001〕128号)。被授权的10个协会为：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国物资流通协会、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机械工业协会、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中国轻工行业协会联合会、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协会、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²³ 对外经贸部《出口商品行业商会暂行规定》，1987年9月27日

²⁴ 中国政府曾决定从1996年4月1日起，对新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内的进口设备、自用原材料一律按法定税率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²⁵ 引自《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

²⁶ 参见Fan Zhai and Shantong Li (2000): "The Implications of Accession to WTO on China's Economy."

²⁷ 但是赔偿措施被批评为“趋向于保守”，为这些赔偿通常是“停止和打住”的命令，而非对违规行为的处罚(Hoekman and Kostecki, 1995)。

²⁸ 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书》

²⁹ 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书》

³⁰ 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书》

参考文献

- BhagiatlDas: 《WTO 中出现的新问题及其对策》, 《世界经济》, 2000 年第二期
- Elena Ianchovichina, Will Martin and Emiko Fukase: 《对中国加入 WTO 后商品贸易自由化的评估》, 世界银行, 2000 年
- 布鲁诺·S·弗雷 (1984) : 《国际政治经济学》, 吴元湛等译, 重庆出版社 1987 年版
- 查尔斯·林德布罗姆 (1977) : 《政治与市场: 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 王逸舟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 程国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农业的影响》, 载于《贸易自由化的挑战》,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
- 丹尼尔·W·布罗姆利 (1989) : 《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 陈郁、郭峰宇、王春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 黄静波: 《WTO 贸易政策规范及其扩展与中国贸易政策》, 《中山大学学报》, 2000 年第三期, 第 40 卷
- 黄志雄: 《WTO “千年回合” 中的发展问题: 反思与前瞻》, 《国际论坛》, 2001 年第四期
- 霍克曼, 考斯泰基: 《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 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 刘平, 洪晓东, 许明德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9 年
- 江小娟: 《中国推行产业政策中的公共选择问题》, 《经济研究》, 1993 年第六期
- 李善同, 翟凡: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动态一般均衡分析》, 《世界经济》, 2000 年第二期
- 李善同, 翟凡, 王直: 《关税减让、国内税替代及其收入分配效应》, 《经济研究》, 1996 年第十二期
- 鲁迪格·多恩布什, F·莱斯利, C·H·赫尔姆斯: 《开放经济——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的工具》, 北京: 中央财政金融出版社, 1990 年
- 盛斌: 《WTO 体制、规则与谈判: 一个博弈论的经济分析》, 《世界经济》, 2001 年第十一期
- 盛斌: 《贸易保护的新政治经济学: 文献综述》, 《世界经济》, 2001 年第一期
- 盛斌: 《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的实证研究: 综述与评论》, 《国际经济》, 2001 年第五期
- 盛斌: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 世界银行 (1997a) : 《世界发展报告》, 中译本, 北京: 中国财政金融出版社, 1998 年
- (1997b) : 《中国的参与: 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 中译本, 北京: 中国财政金融出版社, 1998 年
- 徐泉: 《多哈会议与新的多边贸易谈判》, 《甘肃社会科学》, 2003 年第五期
- 薛荣久: 《世贸组织与中国大经贸发展》,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杨树进, 朱彤, 盛斌, 吴孝田: 《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探讨》,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张国平: 《略论 WTO 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及我国的对策》, 《国际经贸探索》, 1997 年第五期

张汉林: 《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新一轮谈判中的立场、目标及策略》, 《国际贸易问题》, 1999 年第十二期

张敏: 《WTO 保障机制研究》, 《南京经济学院学报》, 2001 年第四期

张玉卿, 李成刚: WTO 与保障措施争端,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中国关税总协定谈判代表团 (1993 年), 《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 北京: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周汉民, 邱一川: 中国入世与《保护措施协议》的运用, 国际商务研究, 2001 年第一期

Baldwin, R.E. (199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olicy: Integrating the Perspectives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In R.C. Feenstra, G.M. Grossman, and D.A. Ir-win,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olicy*. Cambridge: MIT Press. ——(1992): "Are Economists' Traditional Trade Policy Views Still Valid?"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XXX (June): pp.804-829.

——(198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olic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3, No.4 (Fall): pp.119-135.

——(198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S. Import Policy*. Cambridge: MIT Press.

——(1984): "Trade Polici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In R.W. Jones and P.B. Kenen, eds.: *Hand 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1.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8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tectionism." In J.N. Bhagwati, ed.: *Import Competition and Respons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agwell, K. And R.W. Staiger (2000): GATT-Think. NBER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8005.

——(1997): *An Economic Theory of GATT*. NBER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6049.

——(1999):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 Bilateral Opportunism and The Rules of GATT*. NBER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7071.

Bhagwati, J.N. (1991): "Is Free Trade Pass After All?" In D.A. Irwined.: *Political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Cambridge: MITPress.

——(1991):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at Risk*. Prentice Hall/Harvester Wheatsheaf.

——(1982): "Shift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Protectionist Demand, and Policy Response." In J.N. Bhagwati, ed.: *Import Competition and Respons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aldwin, R.E. and C.S. Magee (1998): "Explaining Congressional Votes on Recent Trade Bills: From NAFTA to Fast Track." Memo.

Brander, J.A. and B.J. Spencer (1985): "Export Subsidies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

-
- Rival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8: pp.83-100.
- (1981): "Tariff sand Extraction of Foreign Monopoly Rents under Potential Entry."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4, No.3: pp.371-389.
- Branstter, L.G. and R.C. Feenstra (1999):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A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7100
- Cassing, J.H., A.L.Hillman, and N.V. Long (1986): "Risk Aversion, Terms of Trade, and Social-consensus Trade Policy." *Oxford Economic Papers* 38: pp.234-242.
- Corden, W.M. (1992): "Strategic Trade Policy." In W.M. Corden,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Policy: Selected Essays of W.M. Corde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ompany.
- (1974): *Trade Policy and Economic Welfa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Dixit, A. (1989a): "Trade and Insurance with Imperfect Observed Outcom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4: pp.195-203.
- (1989b): "Trade and Insurance with Adverse Selec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Studies* 56: pp.235-248.
- (1987): "Trade and Insurance with Moral Hazar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3: pp.201-220.
- Eaton, J. and G.M. Grossman (1985): "Tariffs as Insurance Optimal: Commercial Policy When Domestic Markets Are Incomplet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8: pp.258-272.
- Ethier, W. (1982):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turns to Scale in the Moder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2: pp.950-959.
- Fan Zhai and Shantong Li (2000): "The Implications of Accession to WTO on China's Economy." Paper to be presented at the Third Annual Conference on Global Economic Analysis, Melbourne, Australia, June 27-30, 2000
- Feenstra, R.C. and J.N. Bhagwati(1982): "Tariff Seeking and Efficient Tariff." In J.N. Bhagwati, ed., *Import Competition and Respons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indlay, R. and S.Wellisz (1982): "Endogenous Tarif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Restriction, and Welfare." In J.N.Bhagwati, ed., *Import Competition and Respons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oldberg, P.K. and G.Maggi (1998): " Protection for Sal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5942
- Grossman, G.M. and E.Helpman (1995): "The Politics of Free-Trade Agree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 No.4 (Sept.): pp.667-690.
- (1994): "Protection for Sa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No.4 (Sept.): pp.833-850.
- (1993): "Trade Wars and Trade Talks."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4280. Helpman,

-
- E.(1995): "Politics and Trade Policy."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5309.
- Hillman, A.L.(1982): "Declining Industries and Political Support Protectionist Motiv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2: pp.1180-1187.
- He Jianming and Yang Yongzheng (199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China." Asia and Pacific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orking Paper 1999-1.
- Hoekman, B.M. and M.M. Kostecki (199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From GATT to W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ohnson, H.G.(1953): "Optimum Tariffs and Retalia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1: pp. 142-153. Krugman, P.R. and Obstfeld, M.(1991): International Economic: Theory and Polic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 Jian Tianlun and J.D. Sachs(1996): "Trend in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5412
- Krugman, P.R.(1997): What Should Trade Negotiators Negotiate Abou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5, March.
- Lardy, N.R. (1992),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1978-199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vergne,R.P. (1983):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S.Tariffs: An Empirical Analysi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Long, N. and Vousden, N.(1991): "Protectionist Response and Declining Industries." Magee, S.P. (1980): "Three Simple Tests of the Stolper-Samuelson Theorem." In P.Oppenheimer.: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London: Routledge&KeganPaul. Magee, S.P., W.A. Brock, and L.Young (1989): Black Hole Tariffs and Endogenous Policy Theory.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yer, W. (1984): "Endogenous Tariff Form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 970-985.
- Mayer, W. and J.Li (1994): "InterestGroup, Electoral Competition, and Probabilistic Voting for Trade Policies." Eco-nomics and Politics 6: pp.59-77.
- McMillan,J. (1986): Game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 Nelson, D.(1988): "Endogenous Tariff Theory: A Critical Surve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2: pp.796-837.
- Pant, H.M.(1997): Tariff Determination in the General Equilibrium of a Political Economy.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 Peltzman, S. (1976): "Toward A More General Theory of Regulat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 pp.211-240.
- Rodrik, D. (1995):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olicy." In G.Grossman and K.Rogoffeds.,

-
-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III. Elsevier Science B.V. Rowley, C.K., W. Thorbecke and R.E. Wagner (1995): Trade Prote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ompany.
- Sen, A.K. (1970): 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 Reprinted Amsterdam: North-Holland.
- Staiger, R.W. and G.Tabellini (1987): "Discretionary Trade Policy and Excessive Protec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7: pp.823-837.
- Staiger, R.W. (1995):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Institutions for Trade Policy, In G.Grossman and K.Rogoffeds. Hand 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III. Elsevier ScienceB.V..
- Stigler, G.J .(1971):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2: pp.3-21.

后记

几个月来一边承受着找工作的压力，一边投入论文的写作，其间有过解决问题的欣喜，也有对未知领域探索的艰辛。随着论文的完成，在复旦七年的求学生涯也即将划上圆满的句号。回想七年来的点点滴滴，感慨万千。我要感谢复旦给了我这段成长的经历，在这里我得到了老师的谆谆教诲，同学的无私帮助，这将是我一生珍藏的宝贵财富。

我要衷心感谢我的导师华民教授。华老师严谨治学的学者风范让我折服，对经济学问题独到深刻的见解更令我受益匪浅。这篇论文从开题到写作，都得到了华老师的悉心指点。同时感谢干杏娣教授和罗汉副教授的指导。

我还要衷心感谢我的同学和朋友们，特别是刘敏、黄艳艳、牛晓梦、胡一荆、郑凯捷、朱莉、赵红，还有同门赵达、陈斐、胡岩、姜崴、易华，感谢他们长期以来对我的关心和支持，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我鼓励和帮助。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及家人，一直以来给予我最无私的关爱，他们永远是我最坚强的后盾，没有他们，我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我希望今后能以更好的成绩来回报他们。

程海萤

2004年5月

于复旦园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其它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其他同志对本研究的启发和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

作者签名: 翟海燕 日期: 04.6.4

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复旦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论文。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

作者签名: 翟海燕 导师签名: 华民 日期: 04.6.4